安正忘筌集

為大書不墮禍福之中超於形
器之外上紀極文之依而明王
道下謀揚墨之取而尊聖人教
黃石之秘以救生靈傳河洛之
業以垂訓友儒老莊之書及孔
子之易深入蒐羅三觀之旨旬

通曹洞五位之言自成一家獨
立千古其推許之至吾宗演
之闡深奧衍騰妙獨出機之
正位居體之一言其樞要也
周之主靜李之未發通和聚
傳歷世不易心之本然自來可

浮而為物方人之喜怒哀懷衣鬱滿腹暴見其憧憧者及其過而思之竟復冥茫乃其痛戚之偶觸而進盈清淨之本然而大謬矣夫本清如泪之鈞濁之而徐之復清本明也敬之

則疑之而徐之復明是濁且疑者常自外而清且明在國在我也知其在我而執之不移謝正位居體者觀體之善言之於經門所接要危有甚深不繼在家嚴其論之以信君辭之說遠矣

尋繹畢之

萬曆丙辰冬瑯琊焦竑書

安正忘筌集目錄

上卷

統論　○宅心
中庸　○傳道
○治亂　○大人
坎離　○精神
清明　虛明
本宗　妙用
易數　六九數

十數　又十數
○蓍數　卦數
河圖數　六爻數
元數　九疇數
又九疇　洛書數
學宗圖書　圖書奧旨
○蓍卦　九疇
洪範說　洪範圖
皇極會要　建極定數

經世錯數　思無疆說本心附
本心附　大法要樞兩備謹無知說附
兩端說附　無知說附
有序　論習
叙學　指要
○論取　鄉原
本末附　○言德行附
傳習附　○道德
時習附　行之著附

利爲末附　踐形
○誠信　○克念
○進德　善剝
熄見　迷悟
宗元　觀身
觀象　觀生
生生　戒偏
絕四　傳要
眞博　○能化

○出入 習坎附
讀文中子
下卷
易圖 黄中
虛中 正旁
位尊 一家
爻象 君火
自然 知至知終
不習 一貫

地類　大正
文德　師
咸感　大小畜
神德行　筌蹄
無大過　○言行
人文　○仁義
坤藏　養中
致養附　用艮附
叙和附　秝用

得輿　韓文公

上下經　積習

明報　守微

子房　題忠筌集後

題明報篇

安正忠筌集目錄終

安正忘筌集卷上

宋浦城潘植子醇著
明新安吳允清肇一校

統論

聖人觀身心於易易無體是爲太象形所由生易無思是爲太極心所由起無體者身之本無思者心之源太象伊何形影未兆而非杳者是也太極伊何喜怒未發而在中者是也此以未始出吾宗故居形數之先制形數而非制於形數斯謂之常以無古今無

此第一節、而天下之理得矣

去來上無初下無終涉萬變而此不變者也聖人方其與人爲徒則有身有心於是獨觀其始以歸其宗故觀身於艮而得不獲其身之理觀心於復而得退藏於密之道身心復本而即廣居正位以恬而養以虛而應無非順至理之自然故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去智與故循天之理其應而寂也亦猶響答而谷虛形燭而淵靜甚夷易而略無難者後之學者不知不習之道由地道之光惟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乃溺於楊墨之有取而畔援歆羨之心勝於是景仰其高

觀此便知其有去取的法要學選明法入自家手耳

明慕悅其功美循其步趨而從之跡則是矣其所詣則殊也皆原於不明而汨於有取有取則隨所見見則不離兩端兩端兩端而有取則必倚於一偏兩端而偏重則傾而非中庸故不立於中庸不可能唯兩端偏重之見熄則至焉中庸之為常蓋以身心之本也聖人體之以應萬變動而時中斯無往而不立應已而寂不離本宗以循身心之本始不墮禍福之倚伏不明則取故慕其仁樂其義而學斯在外矣凡後學之失悉由於取楊墨之徒欣之以陷後學辨而出之亦不

安略聖道平易直指本宗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成位自成則無功而超詣矣

○宅心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蘊太極之中是爲天地之心而天地之心寂無定體大包六合細入秋毫本無限量與太虛等虛包萬有而無眹所可證者感應而已故雖見其心於復乃無心之心惟見其情於咸而感應獨存焉有感斯應悉緣象類感之以其道則正感之非其道則忒益以本自無心特隨感而應惟影

響耳是以文武適正則致天之屆幽厲反是則天之方虐是則天地之心必待聖人而後立爲人上而思所以福天下豈他道哉愼所以宅心而已心之所居位正則體正體正則天地正是以陰陽寒暑七政四時靡不悉歸於正而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質其本源由宅心正位而已正位之居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也是謂大中唯兩端無偏重則至焉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如斯而已

中庸

神自正位出應所感唯燭理接事而已燭理則爲智接事則爲行智所以知此者也知之斯能行之知之過則其行之斯有獨高而不可以跂及者此賢智之名所以立也夫道不可以不知既知矣則安寘之以不知始安於正位而無我此理不論乃專以知爲事則其德反離而貳矣不知愚也知之智也皆一偏之名也夫畜而不知者爲物也由而不知者衆人也用而不知者百姓也是皆以不知爲患也此所以爲愚而所謂智者則又無所不知而不悉多知之爲敗夫

知以知不知爲尙不爾則至安不知處而反知焉秘所以爲病是以多知爲患也此所以爲智智者過而愚者不及過與不及等耳皆非中庸也嘗謂賢者過之爲趨高也其患在歆羨於外慕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趨高以有蔽於外道若何而可明智者過之爲其鑿也其患在居畔而援取邊境之人其名爲竊也穿鑿以有窒於內道若何而可行蓋智慮外通故常思出其位外通則內暗而多窒黄中中通是以美在其中中通以朝徹而無礙唯黄中通理則正位居體

得主有常玆謂中庸賢智居在一偏既不至中庸則反與愚不肖同科以既非正位居體則體皆裂其大全而麗一曲均墮於形數何足尚哉然中庸不可能也始以兩端有偏重引之出而麗於不正惟無兩端偏重之蔽而一視爲斯無繫而復正位故不期於中庸而自中庸矣以其不可能無所致力也其機在於外有繫而中不止特齊其兩端而均無取焉自不繫而止其所斯中庸矣

大道之傳自堯舜以來前後相承若出一人聖道大備無不該貫而有至要者足以總括無外故孔子於終篇發明其旨其言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是堯舜以來相傳者允執厥中也抑嘗即書考舜之命禹於允執厥中之前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以來相傳之寔也嘗謂人心者變體之心也有思而有爲道心者妙體之心也無思而無爲有思有爲則其慮空深惟頻復始厲而無咎故惟危無思無爲則

其藏宓密以復小而辨於物故惟微夷則微而於夷
處則安居偏則危而於偏處則宓覺即偏而覺偏其
反而則惟一矣於此精之又精則兩端不迷不見等
差始一貫而會於大中中在喜怒哀樂未發之先位
乎皇極之時也此時無我不待致力精者非他特即
偏而覺覺則自不迷復始則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偏而能覺反復其道神德行於向背之頃斯
與道心脗合而會於大中是謂成位乎其中雖然此
猶藉人功也迨爛盡兩端本異其名而同實迄無可偏

重者自不傾而麗有方矣非至精不能與於此後之不明其本而以私見取之若子莫之執中此聖道之所以差也有取則所學者外雖中亦偏既非成位乎其中於是反有一偏之敝要之道不可取惟不主一偏而兩端一貫爲自然復正位而中矣

治亂

堯舜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由太極以生堯舜由大中以立大中者人心道心合而爲一者是也虛以立一以行卷之不盈握舒之彌六合是爲妙用卷舒自

如故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是其體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者是其用此其所以建立三極而範圍天地變理陰陽也此道相傳自二帝與三代之盛前後一律文武重光之際宅心無貳故其勳致則由庚作而陰陽得其道理崇丘作而萬物極其高大魚麗詠其盛多華黍歌其蓄積三登相仍以底太平皆原於以天地之心理天地故其成效如此自周公爲成王作康誥敘商耇成人之宅心其可考證者本於建用皇極而成王有重光奠麗陳敎則肆之訓爾後玆道漸不

聞於在上之人而先王之澤竭故自成康以後漸以陵遲繼以五霸之假楊墨之取出而亂之遂失本宗此道堙没不復見矣天之未喪斯文孔子集大成而終於獲麟孟子學孔子而終於無有乎爾道不行於上教但垂於後而已直待黃石傳而漢興河汾盛而唐顯治安之術必由此道之行也噫大中之道由人心道心合而不貳以致妙用故入而復本是其常出而致用是其應有本以立有用以行而妙用之功全既失兹道專用人心背本遂末不復知反而道心屏

蔽隱沒不可見矣人心適偏常危不安逆其所歸易常以妄是爲夢幻以夢幻之心應天地之本心其不合也較然非徒不合而亦隨之以變陰陽何由而和妖孽何由而熄禍亂何由而止周自成康以後治安不能十之一而亂離常至於十九民窮於兵革糜爛而莫之救使憂世之士不悟其所以然則已悟則豈不深痛之哉

大人

大人無已者養其大體而不狥區區之小已也不狥

區區之小已斯合併而爲公焉夫太虛無際藏諸方寸之閒其分而爲天地運而爲日月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脗然自會未嘗有二也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天地之德天地之心也合天地之德由見天地之心也以天地之心爲心則合乎天地之德矣與日月合其明者審乎明之相推而生也坤道之光變乾爲離而乾亦變坤爲坎故日常用坤之光而月常歸坤之明體之者亦必用其光而復歸其明焉光明於是乎緝熙

而與日月無異其則合其明而見天地之心矣四時之運皆天行也見象而見天地之心則消息盈虛動以天行則與四時合其序矣神之所爲由此而出也故鬼神無私惠迪則吉從逆則凶惟影響耳無私之德契乎冥漠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矣動必符於幽明而不在區區之小已是其所以爲大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允出此道則感之者化故一正君而國定矣

坎離

乾天也衆陽之所宗故爲大赤坤土也土之眞精天五冲氣位乎中央故其色黃赤則陽着見而已黃則地道光焉故坤之中爻入乾之中爻則爲離斯謂之黃離乾之中爻入坤之中爻則爲坎故坎爲赤不煅以火土性盡則爲炭炭之再爇唯赤而已不光也發以薪蒸灌以膏油以土之精加焉其焰則黃所以光也故凡有光者其色皆黃以土之眞精資至陽以發也脈之六部皆有胃氣則生以有土也至發見乎色則黑欲如烏羽赤欲如帛裹朱砂皆有神光則生赤

土之眞精發見乎外也故土之眞精爲常生而常明焉惟其然故坤之正位入乾之正位加一畫之上則爲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故也乾之正位入坤之正位加二畫之上則爲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于中故也內明水性則通徹無礙外明火性則蔽隔多暗蓋離上下皆陽畫則赤而已唯黃居中焉則光故離火本末皆赤至末赤則於赤爲過矣隨而黑焉在人者奚可恃外明以爲常然而不歸其明哉然光明皆資一以致用故眞一用其光復歸其明不迷復也

用其光則離之性也歸其明則坎之性也坤既變乾爲離故日常用其光以外照至於月則以坤之光既變乾爲離矣故向日而明復歸背日而明漸往所以有盈虧然其原由坤實本明也故反照則明復歸焉性之明由是也此大人所以與日月合其明於是用其光則可以觀生歸其明則可以觀象至如鳶飛魚躍而上下察則天地皆不外乎所觀矣土之數五唯六二一位變乾爲離而離爲日以可外視其在本體之明益多焉歸明於本以全坤德則其照益廣矣夫

然後於明爲足言離特用坤之光故火爲外景是以目之視也合明而明合暗而暗則其明也合日火之明耳橫目之民見光而已以未嘗歸明於本以見曉於冥冥若是者安得不變而爲黑以與草木同盡哉故曰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目無見則爲土矣

精神

精神之學所以深究精神之旨精者神所藏神者精所應精神彌滿於天地之間其氣爲陰陽其數爲一二其物爲水火皆宗於精神在天爲日月所以照燭

用則以神去蔽至人然以葆光精矣

幽隱在性爲光明所以炳察內外神貴乎靈靈而得休息此養神之道也所以貴於葆光襲明焉光明合乎日月常貴於歸其明歸明而不用則蒙其致用則徹故蒙以養正是其常徹以見獨是其適明之照事察理則爲思思戒於出其位出其位則思不肯是爲理事之所役罷於一方而罔覺理之暢者觸類而旁通是謂元通不在於苦思苦思是中方窒而未通乃強以求通強以求通則愈窒而反以累神苦思而不止則過於明明淫則爲心疾蓋以離火之爲人心與

爲橫目一也皆察外而不自察見彼而不自見是以麗於不正之體而起生滅惟能歸明於昧則復乎明之本而爲元玄爲蒙元所以養神蒙所以養正此其所以作聖而常人之思悉由偏重出麗一曲過是則思所不及若夫不出位而無封畛之所常人則思無自而至此自非已覺則未嘗於此游心能游心於無封畛之所則一念而作聖矣

清明

道心本天地未判之先人心由坎離既分之後君火

則晦而明於月之陰由以勝火而聖之陰由然日月合明也

之傳變乾爲離其在人也則爲人心爲横目方其在天離常用坤之光坎常歸坤之明原於坤二變乾二而爲離乾者純陽純陽用之而光獨熾明雖坤精乾陽已用而熾故月雖歸其明終不能勝火是以月之滿也唯望而已至如晦朔之際全不明者屢矣況人日紫外景而略不知歸者邪歸明之艱雖坎之習不能常滿計天地猶無全功而聖人之心其明省常若滿月之耀夜固與日月合其明而獨能勝火乃足以補月之未至者由強以自勝也故勝火者聖人之心

也火勝者衆人之心也横目所睹濁明外景天光之發清明内景外景則内晦内景則朝澈濁明則見光而已清明則無幽不燭濁明偏而清明備也月雖歸明實明之本舜之濬哲成之昭融皆清明之在躬者也未見道之人全用者離全闕者坎欲進此者當使明夷而胥坎常勝離月常勝火要其終猶能補天地之未至者矣至於不用則蒙以養正用則澈以見獨非月能勝火則未能兼有而具此者也

處明

君火不用事故常俶其光而襲其明居坤正位之時特黃中而已未嘗耀也及變乾為離而致用焉故日乃用其光乾亦變坤為坎而月復歸其明明歸本位矣室其晦也而乃明焉以乾陽之一用之也惟明夷明入地中是復還其本位本性如其初矣故異於月之歸其明是月特坤體而已乾陽既來已為之主所以歸其明而為乾陽之所用是以致用而明還其本位本性乃坤之黃中也故言明夷務晦所尚者襲明也歸其明而致用故言月有明所尚者並照也人能

歸其明則可兼是二者蓋用不用自如也然不照則昧是在坤之正也照則澈是致坎之用也蒙以養正所以作聖澈以見獨所以元玄通能歸其明以全坤德則制之在我惟所以處之何如耳二卦皆可尚也要之養正乃其常焉

本宗

枝幹有本流派有源嫡庶有宗臣民有主皆總於一而會於中聖人惟據會要而萬事皆畢故堯舜之傳所執者中孔子之傳所貫者一皆據會要之地也會

要之地總括萬理演暢萬義盖理窮義存而名亦不立之所於以兆理義者也由理而得義由義以生名名定而實辨焉後之人皆可循波而探其源也自其所生而求之如生兩儀生四象生八卦者可名曰極盖以有中則有上下因兩儀所命極之名也自其所出而求之如降而爲德爲仁義爲禮智者可名曰道盖以有道則得此而爲德因德而命道之名也本自無名混爲一物特總於無名之璞所以會身心而身心藏於此所以爲密者也緣義而命之名名雖有萬

而其本一也。此理也。知識可及焉。而所謂名義者。必有象以卓冠名義之先。而名義之所自以出。故立名義。則象呈焉。可驚可愕。可愛可惡。象呈於中。而見於外者。不可掩焉。大象非知識所可見也。必大目視之而後見焉。見理者。名義舉。則見名義。去則不見也。見象而不係名義。則名義都忘。而象自獨存。是謂大象。象之帝也。此之謂身之本。而進道者之所必見者也。夫神寓於知識。則見其理。神顯於光景。則見其象。見理猶與象隔。見象。遂與理該。進道之的實者。乃在於

覌象。大象爲萬象之帝所以閱萬象者也天地之照也。萬物之鑑也。是以名義至。而所立之名義其象自呈焉。見大象是。見身之本。而心智之本亦賅而存者也所以照燭萬象者是也餘皆可忽矣等之筌蹄耳。得象矣動而天行以順之保合太和以養之恬愉交暢以樂之優游自得以適之。凡所以備其天養者無所不至。而又持之以不倦之誠以曲全其天功時出而用以上下察。上際下蟠與天地同流以縱精神之調適爾其自神自明自通自悟。自無古今。自無去來。

聖而不可知之
謂神雜言
矣

其日用也應機而契無不如志矣夫是之謂貫學

妙用

大道之傳自堯舜始定不可以有加而仲尼賢之蓋堯舜得正位之妙體而仲尼擅眞一之妙用堯舜傳中所謂正位居體孔子傳一一常藏用所專妙用故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體居於正位其道至簡而無窮之妙用雖陰陽不能測非至神孰能與於此妙用至神變動不居以酬酢萬變於以財成天地鼓舞萬物也則藏用於正位是藏用致用利用孔子兼之也

觀象而見象既得正位居體則不可測之妙用尤在所急衆此始全造化玆所以貴於神德行也一爲眞宰以專妙用猶之雷風至神變化不可繫繫當順其適恣其運用初若鳶飛魚躍以察上下上際下蟠周流六虛縱其調適即偏而無不正矣而又藏用於正位當時命而盛行於天下則運動樞極斡旋天地而反一無跡均出此道進此道者當兼盡堯舜孔子則天地造化斯無餘藴

易之大旨有四謂言意象數而數尤其顯而易見者善學譬治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故學易先學數數既較然明辨斯不疑其所行而微妙處始可詣矣易數君於五而總於一故五之位在中而一與之俱爲出乎數而用數者蓋貞君貞卒妙體妙用之不相離也堯舜執中孔子貫一皆此位之數耶知至而至之則旁通並貫矣學者首當考諸數以知出數而用數者之成位至是位則超形於是止其位以觀象見象則見易矣

六九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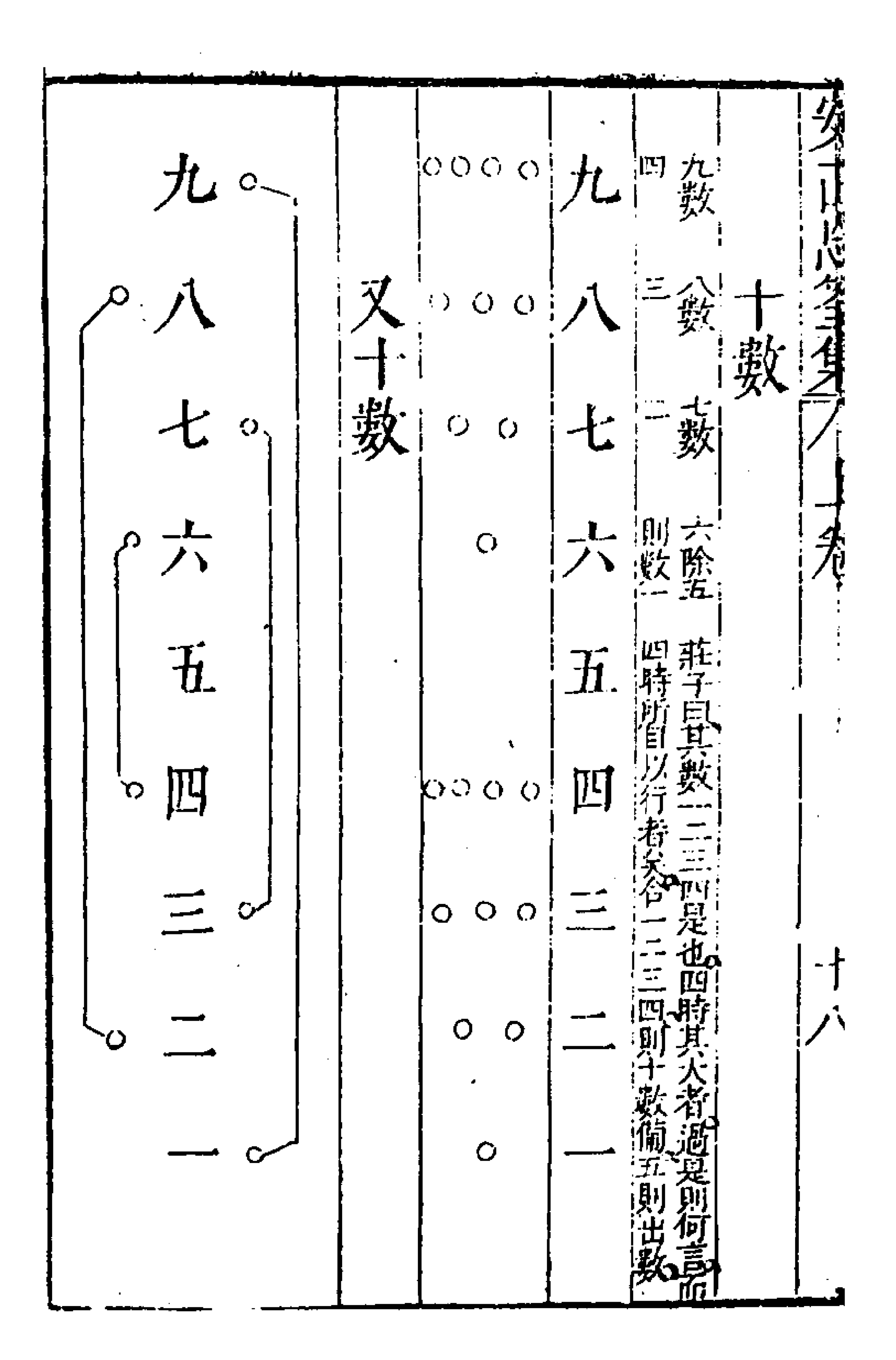
數雖顯而所以爲數者隱學易者當探賾索隱以知易之本知本則末皆迎刃而解矣何謂易之本曰精神之大全者是也故易以冲氣爲宗冲氣含明精神之大全者也此易之數所以君於五天五冲氣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神以蘊天下之至變於其間者也判則兆於一天下至精之變也易君於五判而兆於一故易變而爲一謂之一則一與五可知矣一與五爲六六則陰數窮矣窮則變變則通易之所以爲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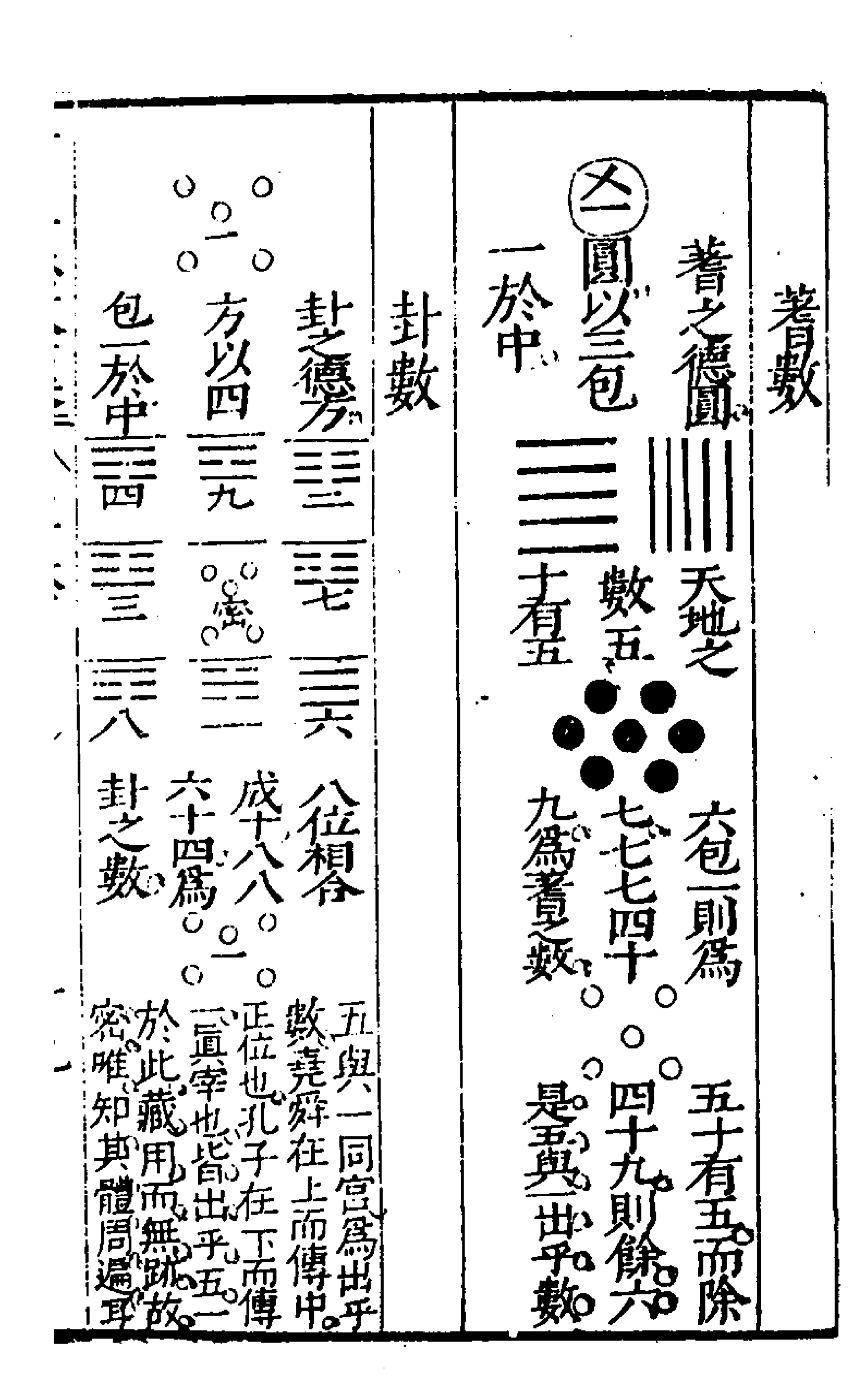
也陰窮則變而爲陽故一變而爲七謂之七則二與五亦可知矣明舉成數者陽主進故也七變而爲九二反繼七者陽主進進則其道常饒故其數常衍所以七之後更申之以二也九者究也陽又窮矣乃復變而爲一者陰主退退則其道常乏故其數常耗所以反一無跡復歸於混淪陰陽已兆於至變則天地由之以分矣於是輕清者上爲天而天總衆陽主進而數衍則九定爲乾之數重濁者下爲地而地總群陰主退而數耗則六定爲坤之數九六之數既有所

寓聖人於是倚數於參天而一三五爲九倚數於兩地而二四爲六禮曰中立而不倚倚則各倚於一偏非其正也知倚數於參天兩地則可以知天下之至精天下之至神天下之至變是乃六九之所自起數之正也由此則可以知易之所以爲易矣陰陽者精神之一氣乾坤者陰陽之一物天地又乾坤之彰於有形者也易之取象以顯彰隱六九麗乎數天地麗乎形可以倚數而其旨遠矣可不鈎深知遠哉

十數

九數四　八數三　七數二　六陰五則數一　莊子曰其數一二三四是也四時其大者過是則何言而四時所自以行者參合一二三四則十數備五則出數





蓍數

蓍之德圓，圓以三包一於中。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六包一則爲七，七七四十九爲蓍之數。

五十有五而除四十九則餘六，是五與一出乎數。

卦數

卦之德方，方以四包一於中。

三　七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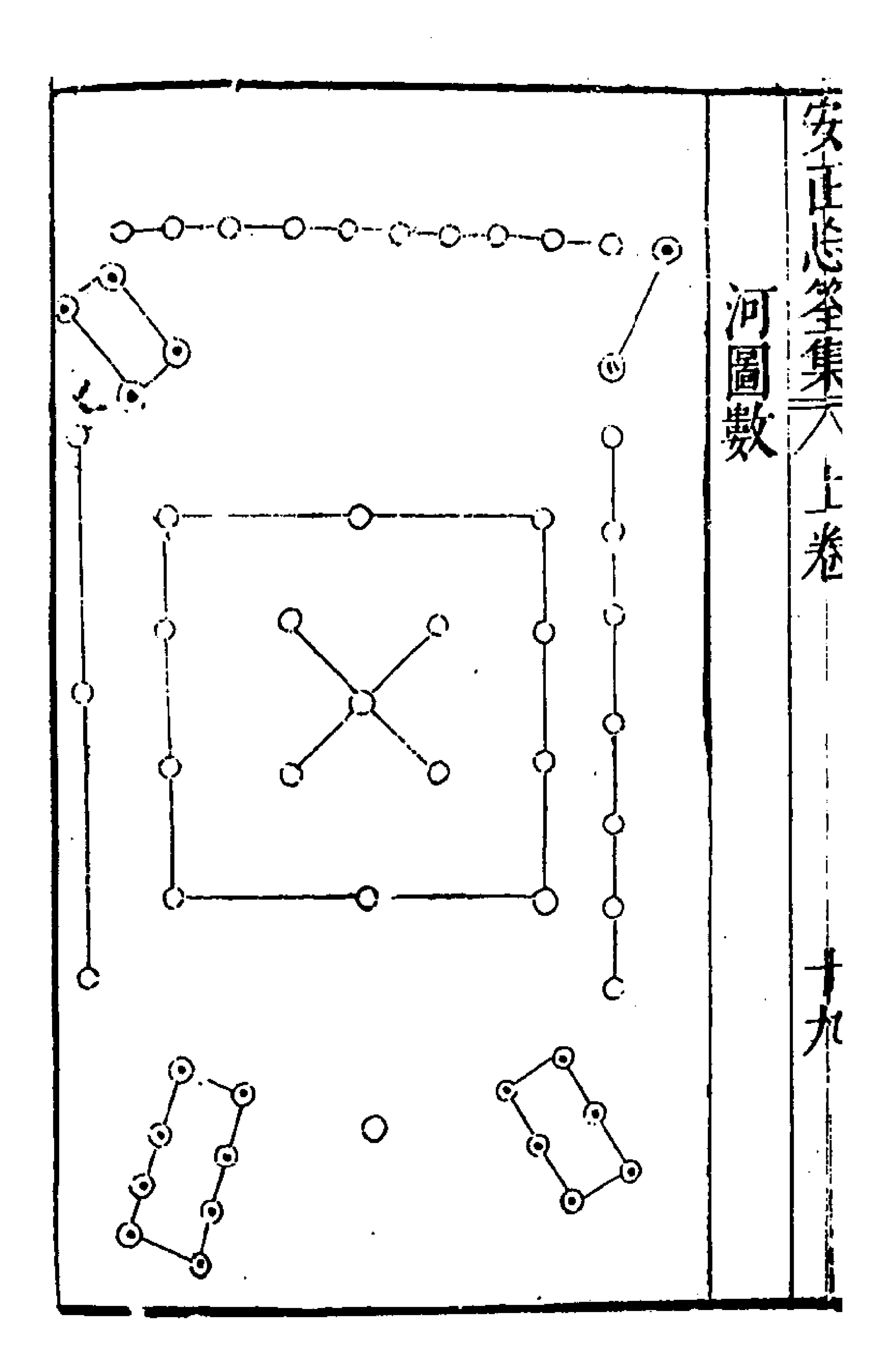
九　五　二

四　三　八

八位相合，成十八，八八六十四爲卦之數。

五與一同宮爲出乎數。堯舜在上而傳中，正位也；孔子在下而傳一，直宰也。皆出乎五一。於此藏用而無跡，故密唯知其體周遍耳。

河圖數



六爻數

五爲君位出乎數者餘爻其數

乂乂乂乂乂乂

亦五皆眞君至德之所寓故神

元數玄

揚子草元推而至於八十一家老子論元演而至於八十一章皆著之德圓廣其一數耳自一屈信之真暨千歲之日至皆不離此數所以天子王后設內外治之官小大相維其數固已如此皆輻湊會極之理漢儒若元之難知豈非聖傳旣絕時無知道者孰易之妙在坤之六五土之真精位焉歸藏於此爲密封之德方方包真精於中方者静故藏密圓者動藏密者之所以致用者也必精於藏密始無大患乃可以與權而致用於是吉凶可與民同患揚子作法言著潛心篇似矣然謂潛心於文王潛心於仲尼則是與畔援歆羨者亦無以異也外有繫矣心豈嘗潛哉潛藏也猶潛龍之潛藏身心於至密非外有繫者之所能也自知未明雖聞有此理而不能詣也徒得一數而爲元未有甚補於聖道因述元之數而及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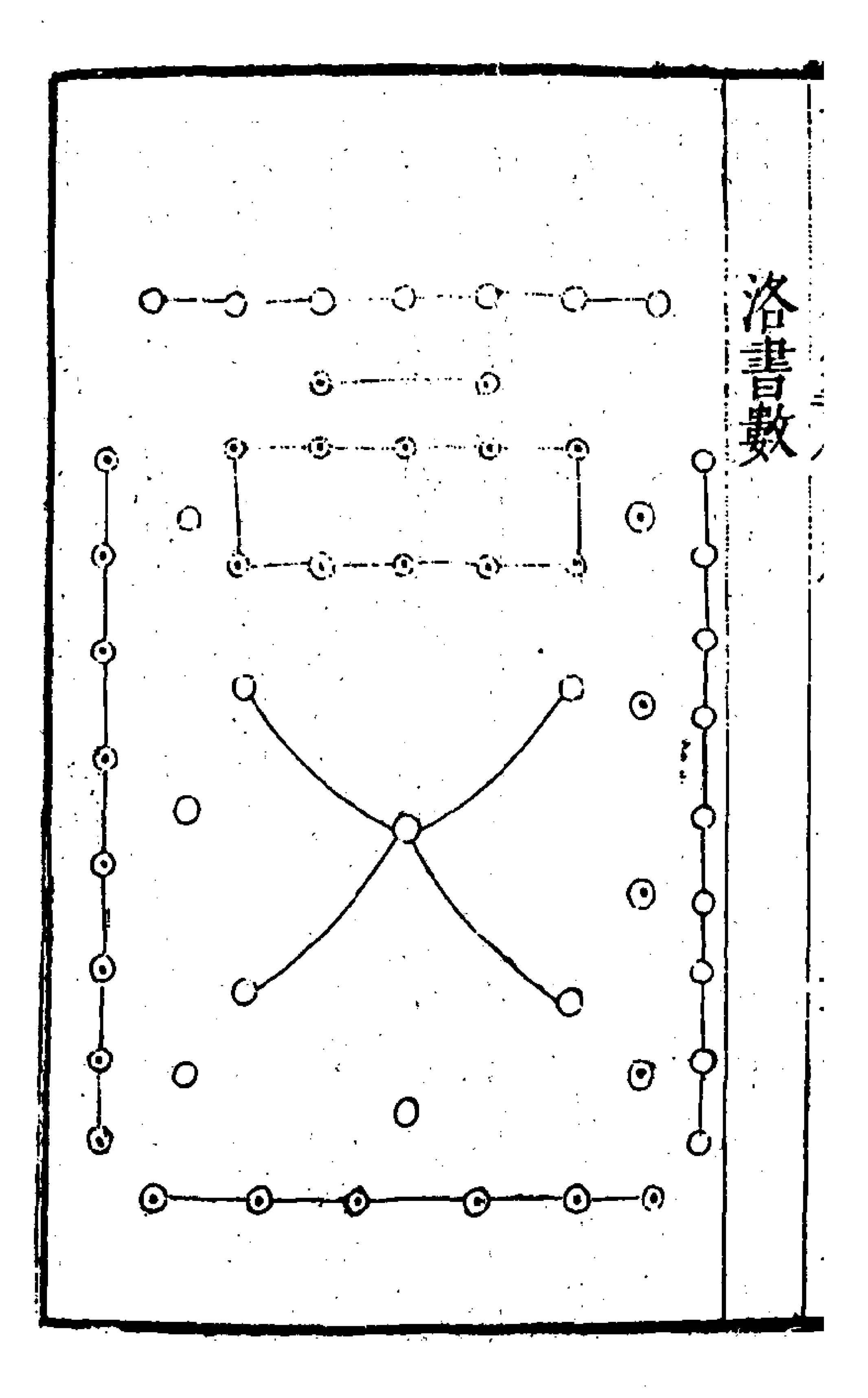
九疇數

極

九疇與卦德雖一類而數與卦德不同卦德奠方九疇引類故也奠方故八卦各相合而成十十地數也引類故八卦各相合而成九天數也地數以歸藏而藏密天數以皇極而經世蓋卦德主藏密而不用皇極主經世而致用所以名數不同卦亦有引類者至引類則亦同九疇用乾坤以生六子斯有類復遇姤生諸卦斯有數乾坤父母類也艮兌於男女俱少震巽俱長坎離俱中其數各相合而成九故經曰天一地八定位山七澤二通氣雷四風五相薄水六火三不相射八卦相錯卦德雖定數至引類則亦錯數況皇極所以經世豈得不用錯數然亦與卦德不同者用不用之異也皇極雖主經世亦必先藏密經世雖其疇用九藏密則皇極自居五數矣用故一與五俱顯不用則虛五而一於此藏焉探其所藏則皆為十五數矣

又九疇

箕子述九疇，敘皇極於中，於是莫不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輻湊謂之會，止其所謂之歸，是深明前聖卦之德方之旨，與天下同歸之意。疇，類也，如田疇之疇。有疇類者爲疇，無疇類者爲畸，出疇類者所以君其疇類，是謂皇極。而皇極之建，由兩端之類，無偏黨者也。皇有道而無爲之君，所以立天下之正位者以此。坤以土而稱主，主有土者也；極以道而稱皇，皇有道者也。皆所以爲眞君之稱。然則進乎是者，若文王之宅心，其亦卦之德方，退藏於密之旨歟？商耇成人之宅心，其亦建用皇極，歸其有極之旨歟？苟得於道，無施而不可。乃若風后握奇制勝作八陣，是亦卦之德方之意；李靖因之作六花，是亦蓍之德圓之意。知此則知無物不然矣。此中所以旁通一，所以並貫也。


洛書數

道常無名而無名之中至理畢具而未形惟名其理道由是顯其名謂何曰精曰神精神兆數則爲一二於是氣爲陰陽物爲水火皆自此而判也精神者水火之性水火者精神之物物謂之性則彌滿太虛謂之物則分繫一偏在性則每會而爲一兆物則常析而爲二會而爲一猶之夫婦析而爲二是名氷炭水火異位南北殊方自坎左旋得陽之中而木位焉自離右轉得陰之中而金位焉陽動生木陰止生金四營既成則有環衛於以知中虛之位以無生有精神

一貫乃易之成位乎其中其藏用妙用則至精之數是為大一有至精則有至變應至變者是名至神神於數為二至精無形故易無體精為形本是為本身攝用歸體神斯藏焉藏則復本故知精神之交初不相離是為冲氣則以土之真精而數為天五退藏於此息乎太陰是為復本則雷在地中易之妙旨於此具矣聖人先立乎其大者方其藏用則併一而不貳自是致用雖併二亦不貳併二不貳則思不出位而思無疆則身未嘗不藏焉既不貳矣斯不裂全體而

可以出入。大亦。既復成位在中。得是者爲大德。大德無方不滯。一曲。小德有體。出入可議。向明爲出。出而之有。背明爲入。入而之無。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中央。聖人之成位也。既會精神。歸太極以養性矣。於是交坎離。濟水火。亦所以全吾之生。蓋大德不踰閑。以尊有方。則小德之有出入無不可者。聖人唯全大德。至於輔相天地。燮理陰陽。抑其過。濟其不及。使風雨常時。年穀常豐。而精神之運。以交則降火升水。以辨則分陰分陽。雖小德之出入。皆所不廢。而亦每

蹈乎大方不裂其全體矣

學宗圖書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蓍數也由數則可以知位以見天下之大本而脩身立命之旨在焉至其位則驗於河圖河圖者八卦成列數與位兼明者也藏用之位見矣蓍之德圓圓者三包一於中卦之德方方者四包一於中重三之圓則爲六六包一於中則爲七七七四十九爲蓍之數以見用事則體因是而顯重四之方則爲八八八六十四爲卦

之數以見不用事則體因是而隱言圓言方則俱包一矣但圓者動動則一以致用而顯方者靜靜則一以藏用而隱藏用而隱則有一而未形爲出乎數矣圓者動方者靜於以見天地之心得天地之心則復本矣以天地之心理天地則是聖人代天地以理萬物者也河洛既示然後聖人繫辭焉以申出蓍與圖書之旨自茲以往蔓衍愈多至巧歷不能計要皆宗於蓍與圖書是蓍與圖書爲聖學之本源也後學遠本不見指歸但循文索理章解句釋故所得者紙上

語。雖言之或似。祇以見彼且未免流於言語間。豈所以爲寔學者哉。蓍與圖書。不示文義。而含天下之至理。隱顯具足。旣無文義可稽。必反諸在我者而求之。求之而契。則觸類自通。而三者皆在我矣。不爲文義所眩。而得人之得。故聖人洗心藏密。所以由蓍德之圓。卦德之方。是以申言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藏密在卦德之方。因是而致用。又在蓍德之圓。要之備此者。乃在於洛書。洛書備見藏用。利用之所。於是併一以藏。併二以應。藏則常無應

則常有且應且藏神德行於默而成之之際者其載之洛書既別為洛書說以盡夫至機於是又申以玆說蓋箕子得是而陳洪範也

圖書奧旨

夫道有本末惟有本末則有內外惟有內外則有隱顯惑於此者所以分別真妄析而為二而有所取捨曾不知初無輕重惟無輕重則其無等差也亦明矣所以然者一物而二名故也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人以器粗而道精故器與道相遼絶曾不知

器乃道之形而下者耳存於義者為理按於物者為事人以事徵而理妙故理與事相隔越曾不知事乃理之彰於有者耳知道與器不殊理與事無二則一以貫之之學曉然洞照於中凡麗兩端者皆一矣奚有不通貫者哉義存而心盡矣即人事勝天理隱一物而二名者輕重而等差之錙銖於胸次遂隔於霄壤者紛紛皆是非徒無益而又偏重一端以陷溺其心從而恃私智以剖析之枚辨枝分白首窮年役於莫窮之名數而不得所歸者為不通於一也天地豈

得不以至機而示人哉河圖洛書所以爲此而出也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是天五冲氣
爲出數者也冲氣精神之大全故以陰陽言陰陽爲
未分以水火言水火爲未判判則兆於一故一爲形
變之始出則散爲萬而不同入則會於中而無二是
一爲出數而用數其常用者四十有九而一常虛焉
蓋一專妙用爲出數者也出數者常無麗數者常有
然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無在中虛莊子謂之
是文中子謂之此有在一方莊王皆謂之彼既已謂

無矣將何自而名言蓋彼出於是是亦因彼彼既有方而有數數何自而出則是之無方而無數者可因彼而推知也故洛書兼明之有方者皆藉變體而生待全體而成天五冲氣為妙體是全體而未分者也天一元氣為始變是一體而方判者也判則以生水為先一之再變則為南方火故火數二是二之為數以一之再變名之也一之三變則為東方木故木數三是三之為數以一之三變名之也一之四變則為西方金故金數四是四之為數以一之四變名之也

變體必待全體而後成故一得五而六二得五而七三得五而八四得五而九皆爲成數一二三四雖異數詎所自來其寔皆一之變而已特其變有次第故以變之次第紀之耳冲氣居中爲眞君而自生自成初無所待是其成也亦重五而已故天五之生成其寔三五也知此則知河圖之縱橫曲折皆不離三五正猶是也卽有方者知皆一之變則知無方者雖是出數曾不離五與一也何以知之蓋是亦因彼是雖虛無不見乎事之可跡而有是理也理彰於事可因

照。故神以知來。方地象一。於此。已事而歸藏。故智以藏往。用事則至靈。而前知。已事則至虛。而總攝。蓍揲而成卦。卦成而象顯。爻者因而重之者也。五者爻之君。所統之類。其數亦五。故爻爲重。五六爻發揮旁通情也。爻者中之旁。遍而復會宗於中焉。故六爻之義易以貢。蓍圓而神。卦方以智。皆包一於中。爻復會宗於中。聖人深鑑是理。故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而神智兼盡矣

九疇

其果以歸於無極是則孔子之無知叩兩端而兼忠焉聖道斯爲盡矣作圖書奥旨

蓍卦

蓍德圓六包一於中而其數七七四十九蓍數也卦德方八包一於中而其數九一在天則至神而致用在坤則正位而歸藏既藏則超形而越數故河圖五居中而不敘判於一以示其藏密惟此爲正位是以反一無跡餘位皆偏則不藏矣一既藏則其數惟八而已八八所以爲卦數圓天象一於此用事而洞

彼而知之矣常用者四十有九則不用者常居中虛寂然而不動妙用者常是周流變動而不居常用者與不用而寓諸用者同實而異名則何用輕重而等差之哉第以居中虛者毋越數而超形麗一方者毋墮數而有體雖然彼是方生之說耳故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要之彼是莫得其偶始爲道樞見獨而詣夫生生之易與造物者游矣學者當先明有極由有極而知一之爲妙用四十九數之爲常用而其實無二則不見等差無一偏之弊而又既知其白復守

聖人之學方其當剝雖吾之膚猶剝去之盡以有身爲有大患之時至復歸於自然則又百物不廢況乎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支之於安逸性也獨可遏絕之乎知此則知合內與外無非一眞不容決擇夫五行布位八卦成列各有攸司循環迭用遞爲君臣方其用事者爲君則繼是者爲之相已而繼是者又爲君則所當繼者又爲之相會當其時更迭用事始能輔成中宮尊位無爲之功相繼迭用者特一時之君非常尊之主其有眞君存焉未

判於名義不麗於形數名義形數所以可推者特有成理固存於其間而已故能歷萬變而常不動所以獨爲之宗而眞一之應常不出吾宗而已豈廢偏位而屛旁行者哉是以九疇既謂之疇矣其數宜偶而反畸蓋有出乎疇類者君之是爲眞君而其成位則稱皇極所君者莫非疇類故通謂之九疇猶孔子之道竭於兩端也疇則兩兩相合如矧惟若疇之疇以其循序而遷更迭用事遞爲君臣以宗於有道而無爲之君皇極所以位乎五而居中虛之正位有爲者

莫不已事則會歸於有極而獨爲之宗豈屢偏位之疇類而獨取皇極非疇類則皇極不可見矣蓋四營然後成易也惟其用事者不得不用而此獨無爲以用之所以爲獨尊耳居是位者爲正位而所謂先覺者特於正位能早復故常一而不貳耳

洪範說

洪範前聖之大法也陳大法者本極之敷言而言無不從未詣皇極則大法其可易言哉法以何者爲大曰心而已故商耇成人以其所以宅心者陳焉後之

人未得商耇成人之宅心爲不知訓矣不知訓而遽紛紛焉不幾於倒道而言者乎是亦易其言矣正恐作聖之路堙沒而背馳不已役於人心迷不知復而會歸有極之道遂晦則其得罪於大法莫此爲甚世之爲洪範說者多矣若其博貫倫類演繹詳密較之衆說有一日之長蓋有之矣儻不知其旨暗於大法之要失其本而徒摭其末不復可歸諸皇極唯皇極之位爲立不歸皇極於道爲倒倒道而言則是迕道而說而言亦不復從是宐與亂朱亂雅者同其科而

爲先聖之所惡也。道由此而不明。遺後人以迷。而陷後世於不義。爲可畏也。愚雖述彝倫之大槩。猶未敢輕爲剖發。尚慮後生以愚之輕言。而彼亦從而輕聽。言聽皆輕。則洪範之道不重。不重則得之亦不固。惟恐以此獲罪於洪範。且不敢輕出諸口。况敢無忌憚。未詣皇極而遽紛紛然哉。夫以武王之聖德。亦必訪於箕子。然後箕子乃言。如其信道也篤。進道也力。然後敢告也。箕子豈以要君哉。蓋傳道必如是。乃不虛發。師嚴而道尊。所以主張聖道而慎所得者。當然也。

故存大法之旨。以竢齋心一志者告焉。嗚呼有能得大法之旨。則此書之外。可以無書矣。然則聖人正說。此道之所以明也。賢人倒說。此道之所以不明也。倒說作。則道德下衰矣。悲夫。

洪範圖

得天地之數而生五行者

四方之主冲氣所生之實主也。中央冲氣土之眞精。出乎四十九數之外。兆於一而爲用數者。居中虛爲氣之毋。而以無生有。至出數處而思不出位。則超數而超形。

得五行之數而生者五事。

四曰聽　二曰言　五曰思　一曰貌　三曰視

思不出位則思無疆。不離本心之虛明所以睿而作聖。

皇極會要

建中所以體常。兩端既平。此中之所以建也。建則不傾矣。然後可用。建之要在中。故執中。用之要在兩端。故執兩端。兩端用而中常不傾。由併二而不貳。

建極定數
經世錯數

建極
- 五紀
- 八政
- 五事
- 五行
- 三德
- 稽疑
- 庶徵
- 福極

用中所以適變。兩端相濟。此中之所以用也。執兩端而權以濟焉。此中所以不傾而常立。故無適而非中。偏重則傾。傾則背皇極以生人心。心貳則屬生滅。而墮失得之報。

知此則千聖之思惟以章明注耳

思無疆說 本心附

或謂易無思而詩言思無期思無數詩易何相反也思無期思無數當究其所自蓋謂思無邪思無疆而言之也正位旁通不在一曲固無限域思在正位始名無疆無疆之思不可名言其所思者特以本根固存故不容其不存存耳出位繫境之思則無也是謂無思思出其位均謂之邪邪在一偏則有疆矣正位虛明包括無外不見封畛斯爲本心本心之中至理雖具名義未立豈有可指之思不可指名豈有定所

之所故謂之無疆思不出此斯為克念念在本心乃能作聖洪範直指思之正位以警未悟故五曰思自有位而言之則真君安位乎中虛冲氣於此命萬物而真君位焉無何有之鄉也思於此為無疆無疆之思要在勿忘豈容間斷是謂無期無數黃中通理大陰解之所以默識元玄逍游心乎此曾不知時之有久近與夫久則人情為有厭怠也是謂無期無數對有方之思罷乎一曲者言之則彼實有所思此寔無所思雖無期無數而謂之無思可也易之為無思者

如此噫法莫大乎宅心心莫大乎慎思念非其正外韄而蔽於事物內韄而蔽於理義即有疆之所以生人心專用人心背本逐境於有疆之思而無期無數是謂大惑役於境上之心成大患矣豈論無疆之思睿而作聖哉今夫寤而無思寐而無夢則是已復正位而至中庸天下之所同也若是則人皆可以爲聖人矣何爲民鮮久矣乃發聖人之論也蓋同歸雖一至起念則汨於偏重之見而生人心既專用人心非合境則念慮不起而思所不及毋起於合境而境不

可既故動皆百慮之營營而所謂一致者已罔而失其本心原其始則人皆可以爲堯舜要其終則希濶而難逢職此之由於此正當自覺唯先覺之念不離本心雖念念不絕未嘗有一念之差思常在於無疆以無期無斁正得本心此其所以爲克念也蓋一念不離乎本心則優入聖域一念或失乎本心則遂墮機穽起念之蟣可不謹乎聖道不在於多言但觀念之所起僞差若毫釐則相去已隔霄壤矣然則皇極之失正以失商耇成人之宅心則所思無非邪也欲

追商耇成人之宅心則五行之五曰土五事之五曰思以至思曰睿睿作聖不可不深究得此則爲克念矣

本心 附

本心無他虛明而已惟其虛明故常在亾境之所有境則是人心矣故亾境而生者本心也合境而生者人心也亾境而生本於誠而有物自然存而勿忘然以思不出位是謂思無疆思無邪克念而作聖矣惟其合境所以隨起隨滅逐境遷徙不歸大常此之謂

失其本心遂者至逐境處當早覺而早復使常不失其本心此治心之要也

大法要樞 兩端說 無知說附

洪範大法其疇有九總其機要者字有十焉自適道以至與立其最要者二而已餘多經世之所用也二字謂何曰欽也建也蓋五行之主曰土空居中虛之位五事之主曰思亦空不出乎中虛之位不出乎中虛之位斯不離乎本心所以虛明睿而作聖然未能歸其明滌除而元玄覽則思用人心生於對境月不

勝火憤驕難繫繫焉雖上儆巳奔馳上聖探微燭玆至理知縱弛則騖於他境肅欽則復乎本位入道由五事而主之者思擲思於百慮之境以歸諸一致莫尚乎欽思不出位則貌言視聽皆自此而徹擲思以欽常不出位而虛明自照則可以道觀盡於是洗心而無好惡偏黨乃與道心會以復乎喜怒哀樂未發之先則地道之光斯全是謂天子之光洞鑒至機不惑多岐斯可以建皇極夫兩端不偏重然後能立物之理也人心由偏重而生則舉皆倒矣未有能立者

惟洗心去此則無偏黨反側乃不偏重所以善建如有所立卓爾是爲聖道之極致探其源則自欽始前聖所以緝熙敬止而欽之戒以聰於欽乃能緝熙於光明均此道也欲諭大法安諭二字之爲極要焉

兩端說 附

有兩端斯有中無兩端則中之名亦不立兩端不偏重則不偏廢此中之所以立也兩端有方在事爲寔大中無方在道爲虛有實斯可執而無方者用之故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兩端有之以爲利也大中

無之以爲用也用中亦謂之執中即兩端而命之也皇極通謂之疇亦即兩端而命之也兩端相濟而適平爲無偏繫矣斯歸其有極乃自有極而建焉過此以往知見俱熄則復歸於無極矣箕子以皇極經世之道告者也有極足矣惡有明道矣而乃知有名而不論無名者哉不言而意已傳矣然無無極豈可躐取哉躐取反爲空虛無所得之庸人終日無極了然不論無極之旨爲寔無知矣

無知說 附

知其白有知知之時然也守其黑無知之時然也既知其白乃守其黑則自有極復歸於無極矣此聖道之所以竭焉者也

有序

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夫子入道之序有三可與適道可與立可與權是也所以發洪範之彝倫者矣武王之未訪箕子也固已諭皇極矣然必訪於箕子者是欲審知其序也自言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則已審夫處居正位爲皇極之主矣顧所訪者特

在彝倫之序故曰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然箕子所陳要在彝倫之序而已自五行生五事而五事則自思睿而至作聖孔子之所謂可與適道者也適道矣以道觀盡然後由無作好惡以至歸其有極始爲善建孔子之所謂可與立者也自是而用三德以適變孔子之所謂可與權者也權以應天下之至變變而克正無適而非中則卽偏而反其室非遠不離廣居正位聖人之能事畢矣夫五事之數其四皆由五行之所生驗之於身肝主色貌色類也故屬木肝屬木而

沉木生於亥潤下之性所生也故沉此貌所以從水數故一曰貌肺主聲言聲類也故屬金肺屬金而浮金生於巳炎上之性所生也故浮此言所以從火數故二曰言肝主色而目見色視火也生於木所以由木數故三曰視肺主聲而耳聞聲聽水也生於金所以由金數故四曰聽唯五曰思則不離乎土之成位唯思不可出其位思不出位則自見而虛明虛明故睿而作聖思出其位則見彼而蔽隔蔽隔故障而止於橫目自自五行而生五事五事由歸其明而思睿於

至作聖則至矣然繫之於道其與庸何以異哉將自人者觀之失得之報爲有間耳然一念而思不出位則爲聖一念而思出其位則爲庸聖與庸特在一念之當否其於出入得不危懼哉是專得治心之道而至此儻不盡夫至機則有變焉一有偏取則人心復生不可潔矣要既作聖而明眘於至機始爲可觀焉觀之而聖與庸偏胥壞則偏黨之見存是滌除偏見猶未盡人心勝而天地之心隱若是者至作聖則極矣不能成位乎其中也迨視猶唯阿過與不及無異

則偏黨之見熄而均爲無取始位乎皇極皇極者無偏黨而中立者也至此始藏諸用而反一無跡矣要必自無偏黨而歸焉盖有偏黨則人心道心判而爲二無偏黨則人心道心合而爲一二心合始復乎天地之心而歸其有極矣歸其有極則大德不踰閑所謂復也復然後出入爲無疾故小德出入爲可焉自是而用三德以御人稽疑以去惑庶證以燮理福極以成終皆所謂可與權者也大德敦化不動而化也小德川流方至而不舍晝夜也出入雖未嘗止息而

亦不離乎本宗原其功乃出於無偏黨之觀是以不倚於一偏而麗焉旁行不流而體用兼備矣堯舜傳中大德也所以歸諸體孔子傳一兼小德也所以致其用歸其有極固已至矣然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合二心而歸乎此其與同歸而殊塗者特隔迷悟唯出入無疾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其善貸以成物則大均緣之小大多寡咸其自取與物而來來無所從與物而去去無所視而上與造物者游彼萬物爲道之一偏者也一偏故爲物大均故爲造物爲物之與

造物始相去遠此所以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噫皇極固至矣然必由其序始盡聖學兼明出入之無疾而爲大一之能事文中子所以歎安得皇極之主而與之共叙九疇益傷無箕子之遇也

論習

道非不習所能至又非習之所能盡二者或偏不爲上達夫未嘗習而直語不習之妙則冥搜非灼見知習而不諭不習之旨則力致非混成習而成作聖之功不習而盡至德之奧者洪範之大法備矣洪範之

法始於欽欽以攝心至思不出位而無方則虛明而
睿睿斯作聖此由習也孔子所以首言時習者如此
然道非有餘於聖亦非不足於庸故此至德天下之
所同歸凡厥庶民之所共由及其致用乃殊塗而自
狥者日用而不知由之而不悟耳所以不悟者何一
變而爲人心則生於偏重於是覉於有方而有私已
狥私已則蔽於一曲而移於道之一方者害之也覩
所以不及者由好惡偏黨洞照其害道者在此則夫
疵自去常復正位所謂成位乎其中者從初則然得

性以來未嘗離此何事修習反起疵病此不習也坤所以言不習者如此然則習猶坎之習不習猶坤之不習有習所以歸其明不習則以地道本自光而然也惟本自光故黃中通理則正位居體以地道光則自見何以習爲假坎之有習以歸其明燭坤之不習以居成位則歸有極矣極者中也中者藏也易於藏密必曰聖人以此洗心蓋洗心之理非明睿作聖則不能照此惟明睿然後洞照其所以戾皇極而徇私已者在好惡偏黨去其害道生人心而戾皇極者在

此此所以無偏黨歸有極必在睿作聖之後故其洗心則已稱聖人也是則當習者必習不事習乃可以不習斯爲大全者也中爲大常得主故也立乎此不爲物易如可以與權而經世由是千變萬轉泛應曲當無適而非中則洪範之大法於是乎不可有加矣

敘學

學有小學有大學雖不可以躐等又不可無志於聖域自秉而遽中輟也若夫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言成文章以求世名質之經術以飾吏事聖傳既絕

之後號爲名儒者唯此而已至於身心之所歸宿曾不暇究既不足以爲已亦何自而可以爲人哉以爲爲已邪則爲已之道奚若以爲爲人邪則爲人之方何自聖學莫先於爲已惟其成已所以成物然則爲已之學何如哉名寔姑在所後不以寘懷而獨休息於同歸一致者所以全其大體彼分於殊塗役於百慮而裂爲小已者斯可以吾之所詣者警之故以先覺覺後覺則是爲已者乃所以爲人也事空言之學爲兩無所補苟其質性之良藉是以爲附飾可也聖

學豈若是而已哉自有志於寔學者觀之雖通經如孫洪文章如江總於治效良可歎也善學者當有志於大學所以備乎爲巳爲人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則當論光明之所以緝熙物格知止則當論於止得其所止謂退藏於密邪則何所爲密謂思不出其位邪則何位爲正審艮之反身始知身之所歸而造夫易之無體燭坤之歸藏乃知心之藏密而造夫易之無思圓動方靜復所見天地之心下山上澤咸所見感應之情超形者以得夫藏身之理越數者以諭乎

天五之位至此則位乎皇極而得皇極經世之道乃以天地之心理天地則天地以正陰陽以和妖孽無自而生禍亂無自而作是皆大學之明效也小學外學耳入耳出口不離乎區區之私已囿於形數之間奚足以爲大哉至於大學則非特內學又以合內外之道混而爲一可以一指諭天地毫末等丘山豈可小知之哉後之儒者不得聖門而入則必易儒而學佛佛必枯槁憔悴山林之人能之豈吾儒之所能哉釋氏唯正覺一位爲寔際乃易之正位居體蓋中庸

不可能而脩證之疵始去易之妙體見於坤唯能黃中通理自然正位居體今之寤而無思寐而無夢則是已復正位復正位乃得主而有常也思不出位無偏黨而麗有方不離黃中之虛明則常居正位矣世人反以有思有為出麗諸方指為實有以是為常故背正位而入迷途務進此道而不明則又無病自灸妄施功力揠苗助長是不明而祇以為贅也故不習之道戒於先迷後順得常又戒迷復不先事而招迷不即偏而迷復所謂先覺於此不迷而已聖道淵奧

藏於冥冥必大目覩之始能朝徹非小知者之所能諭也今既曉然可不疑其所行則不須徒勞學佛矣學佛爲自爲之人耳學聖人而深造之不唯可以自覺又可以旣位皇極而以是經世於以建立三極致君澤民躋時於太平躋民於仁壽其功利之博與獨善者豈同日而語哉彼不及功利故其學則詣皇極而止至於與立而與權以盡眞空之妙用則非所及也世儒之學訴已爛熟可不言而諭若夫大學乃聖人所以造上達者纖悉盡載於諸篇願與同志共之

指要

聖學不易知也。曩誦論孟，毎歎孟子一何門庭之峻如此。殆非孔子兼容並收爲甚夷易也。及涉道稍深，研味益至，始知孟子眞有功於聖道。百世之下，聖道既絶而復續，尋軌而可詣者，孟子之功也。由是知孔子於諸子，未有甚擯逐焉。方是時聖道猶有所傳，雖或畔道而入異途，亦未足以勝正，不煩孔子之峻斥。至孟子時，王者之不作滋久，異端已熾，天下相率而趨於迷，聖學掃迹，後世無復可尋而入於覺。此所以

斥五霸拒楊墨不容不若是之力而非好辯也初見其痛詆意其必與聖人之道大相矛盾至夷考其行略未見其有牴牾者愈令人疑然不悉其旨必至歷其藩翰然後知其背聖人之道自楊墨五霸始引天下後世相與而入於迷誠爲罪首理不可不斥抑知孔聖之門惡紫恐其亂朱惡鄭聲恐其亂雅非謂相矛盾也蓋以似是而非始能相亂以陷溺天下前此差聖道者起於鄉原故聖人惡之已與斥五霸拒楊墨同其風矣欲察其相遠當即其相似者而攷之夫

大道之傳自堯舜始而授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幸道德下衰相似者出而勝之蓋不相似則不足以移人故也由是在上而引人于迷者五霸是也以其道似三王在下而引人于迷者楊墨是也以其道似周孔遂使後世之賢君莫不以爲接武三王矣而識者始知其實襲五霸也後世之賢士莫不以爲追踪周孔矣而識者始知其實襲楊墨也足以亂正如此此所以晚周之後寥寥不見聖人以自兹以往無有一士之趨於覺者也孟子預見其如此由二學之熾

故聖道遂絕而不傳。後人遂迷而罔覺其失之原。有在於是。是皆痛詆而力排也。不痛詆而力排。則後學無以悟其失。欲有所悟。必即其相似者而視之。以究其失。當知五霸與三王無異跡。楊墨與周孔亦無異跡。跡既不異。然卒反乎聖人者何哉。究其所自。則可以知其失。知其失則可以改轍。采聖門而入矣。孟子斥五霸。距楊墨。豈徒闢之而已哉。既闢其不正。又有以引人而入於正。罔有一言足以詆其失。而亦有一言足以爲之指南。其言甚近。其守甚約。而其道甚明。

即其一言而深論之則聖道者指諸掌矣所謂一言
者楊墨之失在取五霸之失在假楊氏為我墨子兼
愛子莫執中是與舜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異以異
哉然不可以入乎舜之道者以其取也故留一言以
覺後世曰楊子取為我使人知道之不可取則不起
畔援之心而心得其正矣五霸威桓公為葵丘之
會載書具存無非仁義之說然非湯武之仁義者以
其假也故留一言以覺後世曰五霸假之使後之人
知道之不可假則不起歆羨之心而心得其正矣蓋

取也假也由有所願欲老子曰無名之樸亦將不欲無名之樸我所固有以無名之樸爲重不自見而願欲之則在彼矣不可得也故無取無假則物物皆眞有取有假則雖眞亦假取由外求假則借彼得人之得向而不反彼入吾舍此不得主眞斯假矣道貴自得無非固有一起畔援歆羨則心隨所繫而止非所止而止焉不復正位爲止非其所其跡不異于聖人而心則外有所繫背眞迷復不居天下之正位矣正位一而已過是皆非正位不居正位於道爲邪正則

能覺以正位居體則無私已邪趨于迷以偏位有我乃同夢幻人知其跡莫測其心唯達者能知其心之所止不居正位雖正亦邪是以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跡雖不異於正而達者知其說爲邪說其行爲詖行其辭爲淫辭皆原其心不居正位則無非邪矣其跡之所涉則似是其心之所止則相遠此其似是而非者久假不歸人莫知其非有悅而效之所以遺後人以迷陷後世於夢幻莫覺莫悟流轉而無休已也既闢其邪矣必有以納之於正故

於堯舜。曰性之湯武曰身之帝王之道一也而有性之身之之異者由所遇之時異也帝者天道而性者天所命王者人道而身者人所有性之者明乎性之本也身之者明乎身之本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明本性之實也所謂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明本身之實也身貴能反艮其背是也故又曰湯武反之蓋特言身之猶未足以啓後學故又言反之以明身貴乎反也反則背境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旣不合境則見巳熄身

斯藏矣非夢之域也是以不獲其身所謂反復其道偏其反而皆猶是也易於上經首明天道而乾言利正者性情也此天道所以在於明其性下經首明人道而咸言咸其脢無悔此人道所以在於明其身性之所自以入者惟精惟一是也此所謂無貳爾心身之所自以入者反身而誠是也此所謂無身有何患然則取之假之得人之得也其學也外性之身之郎得其得也其學也內內故入於覺外故趨於迷其跡不畀所詣則殊差由毫釐繆乃千里此王霸孔墨之

辨也然則闢其門以待後之學者不使之面牆悉皆孟子之功有志於道者必先研究孟子以求正路而入然後可以探孔子之賾惜乎孟子比肩於孔子而終不能齊其大者孔子毋我矣孟子猶未免乎有我孟子既謂立天下之正位矣惡得猶謂之有我蓋止乎其所不能知始為正位居體故孔子於毋我則先之以毋意毋必毋固然後能毋我是真毋我而體與太虛等矣惟先毋意則不生分辨之識故其無知無言無思無為皆孔子居正位而毋我者也孟子猶未

免交一臂而失其亦知見之未熄猶囿於理義之間至非言非嘿靜不證理則未能逮也是於過此以往則瞠若乎其後矣

論取

向以指要篇示同志同志者謂辨出取字甚妙前未有曉此者而止乎其所不能知亦最善又謂譬如一室中物若有取不過得一件是說所造已深矣然尚有說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唯明此二字耳是入聖道之樞要也聖人無所不師而實無常師無所不取

而實無偏取有取則有捨如室中之物有十取一則捨九是先失其九矣然取之則已是在外非我固有而自足乎已者奚可得哉是兼失也所謂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也無取則亦無捨由志乎而無所決擇卒於小人精粗悉歸度內由居正位而擅德業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自孔孟以後於道皆取也楊墨啓之而已取則繫於所取而止不復居正位而正位反爲所取者入翳吾之圓鑑旣不得主則爲其所推移盖有取則如老子語士成綺謂邉境有人焉其

名爲竊是也蓋外而馳偏不知反雖語至道實居邊而竊取中正之所也詩稱帝謂文王無然畔援謂不可居畔而援取堂奧之所也位居中正德爲長子盛德大業皆我固有何事乎取凡事乎取皆自見未明故外向而不居正位有取乎道則不足以得道乃反喪失得之報有取乎物則便生染着孔子之磨不磷涅不緇者以不若匏瓜之有繫無繫即涅不緇矣謂無取也無取物無自而入雖善染者亦不能緇此天地之至機也大體世之爲微妙語多以見道未明而

以知識揣料故為微妙語以眩惑乎人而自神有近似者亦非灼然見道者不足以發人僞深諭艮其止止其所則自思不出位即是正位既諭此矣然且罷於有方而止非其所止者即當觀其機是滌除私見未盡有取以發其機復生人心之為患也取即在偏重之境焉生人心而繫之是見其人也非艮其背不獲其身也二爾心而背皇極之至機全在此字唯孟子深知之故能指揚墨之失以遺萬世規學道而欲盡天地之至機使機無自而發者當悉此而謹之

鄉原

賊仁近鄉原仁復本者也非要譽色取可得人之爲人狥未久矣脫未嘗一日用其力於仁安能復本夫復本非從事口語可能也必嘗用力焉故所謂習者併一而不二是也所謂脩者不遠復是也所謂學者緝熙於光明是也三者之名不同要之皆歸其明以復本者也傳已必習習焉必察旣習且察乃盡至機而機不得發矣始得安宅以居正位以立若是則已復本矣已復本而又了所以應物千轉萬變無往而

非中然後可以由極之敷言則言不事擇而自從今但聞其說而未嘗一日用其力於仁遽入耳出口道聽塗說而輕議之聽其言則似矣然未嘗習則言行必相矛盾言必不顧行行亦不顧言其言雖似但過我門而已未嘗入我室也未嘗入室可易言聖人堂奧之旨哉是說秪以惑聽者而引之於無實徒害仁而已故曰德之賊也然則聖道之失首由鄉原亂之孔子無所惡而惡鄉原以其爲德之賊也盖聖道不可差毫釐差毫釐則腐胥壞鄉原特假聖說而未嘗

復本引後人徒事口語而無實歸宿其叢豈毫釐比哉欲議聖道者當傳已而習習已而察不離乎安宅正位而無須臾之頃曠舍焉如是爲實有本原矣然後由極之敷言則言而世爲法矣否則是倒道而言尤當以鄉原爲鑑

本末 附

聖人從本起末故本末一如所謂有始有卒者聖道之失一變而爲鄉原再變而爲楊墨鄉原談本而非本楊墨襲末而非末本末皆失則聖道日益遠矣孔

孟所以深惡之也。

言德行 附

德行行於默而成之之際。併一併二均於不二二屈信往來之頃皆不離此始為德行皆默而成之也習慣自然從容中道只無擇言而言無不從始可以默而成之者發以告人是謂善言德行大體聖言皆出乎此若未嘗行於默而成之之際遽恣為高談亦何異於道聽塗說然則所謂善言者言所以默而成之之德行耳非苟云云也不爾則有言不必有德矣

傳習

道之所在，聞之則誰不願傳，然傳貴乎習，不習則不能併一而不貳。既習則又貴乎察，不察則不知正位而居體。傳已而習，習已而察，始造聖域。一或闕焉，豈能超詣？徒借聖尸以惑眾，則為鄉原之流矣。傳而不習，不如不傳；習而不察，不如不習。傳者多，習者寡；習者多，察者寡。此至道者之所以寥寥也。傳不習，所謂秀才禪；習不察，所謂無眼禪。

道德

顯道神德行、一事也、玄見而已、非捨神德行而事空言以為顯道也、善言德行、即是顯道、以所言者、默而成之、即是神德行、艮言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即是神德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即是顯道、劉炫見文中子說易、終日不休、文中子諭以一以貫之、即是顯道、然一以貫之、必也、併一而不貳、始能貫三為一、故炫退、則語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是一以貫之、雖足以顯道、必默而成之、始是貫三為一之實也、若捨神行而恣為高談、則無實歸宿

是鄉原之風未去也。

時習 附

學者緝熙於光明是也習者併一而不貳是也所以緝熙乎光明者乃在於併一而不貳謂之時習者消息盈虛動以天行自一歲言之秋徂冬為復本春徂夏為應末自一日言之向晦為息向明為動而是理肇於一動靜一語默屈信往來具焉靜也默也為往而屈動也語也為來而信凡信必先之以屈凡屈皆所以藏身藏身者龍蛇之蟄是也正位居體矣動靜

語默之際恐諭屈信往來之理無須臾之頃失本宗焉是謂時習君子有四時唯夜以安身曾子曰三省於傳習可謂時習矣

行之著 附

執德者執中也中常旁通兼該本末斯能爲有爲亡能爲有者常有也能爲亡者常無也常有在致用而天下之至神存焉常無在藏用而天下之至精存焉致用藏用無行於默而成之之際自知而已不言而信也若是者無須臾之間是謂神德行成德爲行矣

無隱而不形發而見乎外若唐棣之華者是謂可見之行以神德行而昭著者也書所謂行有九德與夫九德之行皆觀行可以知德以其行之著也儻默而成之者或間不用則何自而著斯無可觀者矣所謂行之而不著者如此也

利爲本 附

故以往者言新以來者言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利者故之本幷利則故者安能彰往於千歲之日至而略無少差明乎此則千歲之日所

積雖多亦同一項刻耳以利存乎其間無停留之者自然無爽非若人為雖極精密然銖銖而稱至石必差也儻非深於此則未易告故孔子罕言之至述咸始言屈信相感而利生孟子又申以故者以利為本造夫此始為大達蠖屈而信曾無滯礙大業富有無所不利若故而已終繫一曲往而不反莫能新新不窮矣

踐形

施而至於博濟而及於衆此仁也而孔子則謂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非仁之功不能至是也事於仁者之過也蓋事於仁是取仁也是行仁也施且濟有時乎不及矣安能至於博且衆哉若是則墨子之兼愛亦能博施濟衆矣何至於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非愛巳哉惟聖則踐形者也形者私而形形者公形者萬而形形者一聖人觀象而見象審夫受形之本所以明於庶物察於人倫者達本故也一受其成形見形不見象但知致用之時分於彼巳而肝膽亦殊不知不用之時會歸大體而物我俱一豈論天

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哉見象則見易之無體
是爲古人之大體於身爲天下身而知其所以形形
者一也豈以致用暫殊疾痛不相及遂不相卹也又
安知眞疾痛者正自相及本既同矣疾痛安得略不
相及哉就死之牛見之而不忍入井之赤子覩之而
怵惕牧人厚方苞之萌稚子惻方雛之雉當其情動
於中蓋有所自以至鳥覆后稷虎乳鬬穀騶虞義獸
猶不食生物不踐生草豈或使之然哉天性固自爾
也特由之而不知未能曉然明其所以然耳唯聖人

洞觀妙體知其動靜語默之際用則彼我萬殊不用則會歸一本由一體析而爲萬會萬形復歸一體私者殊而公者一既同歸一體矣吾方擅其全彼則裂其偏既裂則彼已自狥而相傾擠此既混爲一體於一體之中豈容決擇而有尺寸之膚不愛尺寸之膚不養夫然施安得不博濟安得不衆哉仁者見之謂之仁彼其所以利之若梁王之移粟子產之濟人仁則仁矣求其施之博濟之衆則未也是皆狥末而事乎仁非達乎仁之本也如是而取之斯墮失得之報

非復本也形色均一天性聖人見象動以天行常公巳於物而體物於巳視萬形雖殊而均以一巳待之是以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巳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巳饑之伊尹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彼其所以善之與巳無間豈有自刈其手足自毁其髮膚者哉如是者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始與造物者爲一而超形越數矣夫公巳於物者物皆我體此其所以爲大私物於巳者徇巳而巳此其所以轉從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唯公巳於物而巳故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誠信

五常宗於信。故其數五。位乎中。而爲主焉。有信。則四端皆所以爲常。無信不立。而四端無所宗。亦何常之有。故必信以成之。此學道者所以貴於信也。篤信始能好學。信道不篤。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蓋道非虛無。乃虛無中之實有者。篤信而不疑。則始能見焉。見道矣。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可以一二縷數也。信與誠一也。誠者天之道。是自然也。信者人之德。是自然者之所禀賦。而本無妄也。由信遂可以入誠。信則有

諸已不信是無諸已也誠則有物不誠是無物也立
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如在其上如在
其下如在其左右不誠其能有物如是乎謂之物則
宜有貌像聲色之可覩焉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
恍惚之中固有物恍惚之中固有象窈冥之中固有
精與信惟其如此所以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眾
甫老子能言其狀則曰淵兮似萬物之宗莊子能言
其狀則曰惛然若亾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
不知此之謂本根或狀以元玄珠以其照用之珍或

狀以無名之璞以其純素之質凡可以名狀者非一也夫易無體無形而聖人則直指其要曰象故曰易者象也易以象為主順而止之者所以觀象也見乃謂之象後學之失唯恃聰明而以知識考究凡理而已理已窮之外混然全體則非所及曾不知聖學乃在於順止而觀象見象是見碩果碩果所以剝而不能盡者以其信也故曰碩果不食碩果既信矣入道者灼見其不食從而信之雖剝膚喪我而不疑中既有主確乎不拔如是以觀則其象自然昭著故入道

者嘗以信爲主信而有諸己剝膚亦不畏道斯可得矣荀子曰誠信生神神常自若也然不誠則無物是誠信則有生之之理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人人備萬物於象帝之先然而例皆卒於無物梏亾而至喪精失靈者不誠而委棄之也反身而誠則見大象所以總括萬象而無物不有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盛德大業良貴至足無不備者柰何不歸其明以全地道之光猶於自見故不明而疑乃以不誠不信而盡失之可勝惜哉

克念

道不可須臾而或離仁不可以造次顛沛而或違念茲在茲至誠無息道斯載而與之俱故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聖與狂正相反在念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則克念罔念不可不察也克能也確乎能其事者也念念常存於無方之方而不留繫於一曲以裂吾之全體於此無作輟之間則是君子存之之謂也其存之也亦存其自古以固存者耳罔則昧於所念之方不攖於內則攖於外每繫一方常裂全

體而域於小巳克念者勿忘之謂也詩稱文王曰於緝熙敬止而羣臣進戒嗣王之詩亦曰學有緝熙於光明皆克念而勿忘所以緝熙而不息有作輟則不一而爲外誘者勝之遂至於空虛而無物而虛室反爲茅塞矣況於擲棄而未嘗一念及之乃爲異念勝之乎聖何自而入哉罔念既昧於所念之方則動違其理不在於無益而不芸則在於勸成而助長不芸者既縱之而不制助長者又抑之而失中皆爲潛慝者之病而有至於狂以爲無益而不芸者固不足道

而勸成助長毋爲治心者之公患心火也火性炎上抑之失中則激其炎上之性愈炎而發狂陽之疾已其疾者亦救之以克念使勿怠而已如此則有復歸於聖之理此治心之要也夫能升降自如非可畜而豢養有識其性如其嗜慾而順之則可擾而馴虎固不可養也亦有識其怒心者夫虎之殺物也必怒於是不敢以生物與之所以避其殺之之怒也其決物也亦必怒於是不敢以全物與之所以避其決之之怒也順其性而擾之久亦化而馴伏治心之術何以

異此學易者必順而止之不敢求速而勸成故進道若退要在勿怠而已昔之問學皆求之放心後之學者不求之放心而求之紙上語蹈襲爲文章焉皆外學也於我無補雖多亦奚以爲

進德

長者所以常復者一也餘子所以未能進乎是者非至一也然則餘子亦可漸進以全長子之德乎曰均具此矣安有不可哉患乎不悟而不知反耳不見可欲而偏取所以去物之累不使之繫境生心違一而

貳忌乃洗心之道故復必先之以剝剝者剝則剝之所以剝去物我也親已者莫若牀第移人而使之溺愛所謂衽席之上也剝牀足進而剝牀辨愈親已者愈剝去慾物之至者也又進而至於剝膚喪我之初也過是則宜不獲其身矣於是備物之養復還焉物我兼忘旣至矣而真一之體有碩果之象者出焉是謂見乃謂之象見身之本也剝之上卦曰艮艮其背不獲其身而身之本見焉一之至也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者剝之反也象取雷在

地中長子之復其位者也復曰反復其道此艮所以諭長子之身出必背境不見其人而反焉入道之以漸者也艮少子也少子而全長子之德以復正位焉以比復好先而貴早復也久則難變矣故由少子而變焉其貴早復如此長子復之正少子必滌除乃全長子之德夫然後復豈絕其漸進者哉後之高明者遽以知識躐論至處殊不思自古雖上聖之資亦必尊積習明歸而身藏始可以語道斯不至口是而心非豈可求速成躐等以論而忽積習惟習慣自然得

之斯固況餘人乎而易之要在象學必順而止以觀焉止於正位不麗一曲然後可以見大象庸可躐論而徒爲空言乎一且既覺悟而又通始可視前日人事爲假途而論乎本來自爾也未濟而先拾舟航其何能至哉

善剝

外護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鍵此自防衛之要道也夫嗜慾好惡性之所有聖人不絕也特有道以防之耳在卦則剝是也山附於地剝之象也蓋取順而止焉

順而止則何所用之亦觀象而已嗜慾好惡去之不可不有以御之則亦不可盈嗜慾長好惡則性命之情僨矣黜嗜慾擊好惡則耳目病矣遠屛而反諸本本勝而復還焉則嗜慾好惡既無攺而性命耳目俱無患善之善也爲之有道不必物物屛去苟明乎順而止則不事屛而自屛矣夫心有眼而外視此其所以致僨也順而止以內觀此其所以爲剝也剝之爻雖有剝牀剝膚淺深之異以明每爻之義而其要則在於順而止以觀象而已何事致力於外物物剝去

之哉順止觀象則心眼自不外視此剝牀剝膚之瀕在爻特不得不有次第要之順而止則身猶不獲況於物乎此剝之至要故於大象明之至見象獲碩果則貫魚之寵無不利既不病耳目亦不德性命之情後之人欲求入道者多不能諭此往往甘心祝髮以效鈍根中人以下者之所為夫中人以下根性至鈍固當物物剝去然不知其要乃繁而捉用力至多收功全寡惡知順而止則不事屛而自去此剝之要樞宜深悉之

熄見

夫道有本末有內外而本末內外之際秪以隱顯之相蔽而生惑故枝而爲二要皆同實而異名初無眞僞無輕重譬諸草木本根藏於隱花葉示於顯要之花葉卽本根之示見者耳無花葉則本根何所用無本根則花葉安能久嘗以本根藏於隱人所不見則爲眞花葉示於顯人所常玩則爲妄乎人之不見道者唯逐事爲之末而背身心之本末勝而蔽焉則失其本宗無本而獨有末則爲妄矣聖人爲陳本末內

外之說欲其不偏所以覺其背本而後學遂重本而輕末此學者之過也獨有本而無末則是枯木朽株也獨有末而無本則是斷港絕潢也泛泛者皆斷港絕潢之流耳厭此者又甘心於枯木朽株是均失也安得源泉混混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乎夫本末有先後無輕重本根於生出之序爲先故謂之始花葉於生出之序爲後故謂之卒本末一如始卒一視無偏取焉亦無偏廢是謂有始有卒此所以爲聖人聖人著書於本則約言於末則詳說蓋本以正而平末

以偏而不平不平則坦然而甚夷同歸而物我相忘亦何事於防閑不平則殊塗自徇而有競有爭故爲禮爲法以閑之蓋不得而略也人心惟危以人之爲人由不平聖人出而覺之也以救其不平彼平則我斯止矣此聖人之心也學道者每嗤禮法之家爲華末不學道者以學道之士爲空無皆非達士也蓋由私見各係所取而止不悟二者本一家也聖人以至平處爲常居以不平處爲泛應特泛應之時不離本宗故未嘗迷復耳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此其

所以爲中虚不知此者舉皆妄作無間於眞僞知此則能兼容至於容乃公公乃王則又泛應而爲時中焉是皆容德無事決擇之所致也易本至精至神故其要在藏用致用而以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者爲妙體而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虚者爲妙用非體不立非用不行於此不生輕重之見則偏繫自熄常復正位聖人之至聖人唯知兩端無輕重乃熄偏見之明效耳

迷悟

正位爲非夢之域故謂之覺覺特以別於夢而已居是位者尤戒於竊竊然知之秖所以爲病亦何事於覺偏位由偏重故所重者引之而出儻莫覺莫悟則隨物轉徙於夢幻之域故唯在偏位宜覺凡有思有爲於非其所麗於一方悉爲偏位正位巳覺故無事於覺偏位方迷非覺則莫之救然則所謂覺者正宜施於偏位偏位宜迷而反覺者是乃正位覺而無覺之功正位止乎其所不知故眞覺無覺末之或知奚覺之可名然則覺之名正爲迷境而設故如坤之六五

是謂正位而復之中行亦復乎正位者也聖人於此不言覺惟戒其迷而已不迷即是覺也坤戒先迷謂照非黄中乃不自見而執於未作之先復戒迷復謂往而不反斯罔於所復之位坤戒其先爲學道而不明者言之也復戒其後爲失道而易位者言之也救其失使不迷是其所以爲覺也然則涉乎迷途其求免也奚可緩邪迷而罔覺冀免於夢幻也爲無期矣偏位不覺是謂迷復誠可嗟也其覺者是謂德行以中行獨復默而成之也大道甚夷人人具此固無賢

愚之間所以分者唯迷悟爲殊耳既悟矣舉本與末無非一眞在偏與正皆不迷矣

宗元

聖學必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以貫萬理故煩而不憂亂而必有歸宿後世失是物物推索不出一本物自爲理莫見所宗遂使一理析而爲萬無所統一不見指歸則終日言而盡物矣道何由而明哉夫至理具而寓於無名追立名義則理皆自一而出出既無二兩端同實名緣義生曼衍滋多所宗者悉會歸於一

歸一矣則可以見身心之本復於無名之樸而本末兼暢天下之理得斯成位乎其中則是成性存存而爲道義之門夫道義之出一門而已未嘗有二也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其實由於一所以貫兩端則知凡可言者無非兩端隱顯相勝而理愈紛紛耳由本而照末則本末一如逐末而昧本則滯於末而已未嘗通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爲仁之本歟夫孝德之本也敎之所由生也脩道之謂敎道生者以敎之生也經析

爲五孝而周官則又從而申爲六德六行十有二教其大槩所宗者由於孝而廣其至德耳曾子論一貫之旨夫子告以德之本而名篇以開宗明義宗者嫡庶之本人倫之源而義之所由出也開其宗所以明其義而理義既兆所以道生而達之天下也曾子深於孝是知德之本也夫子告以一以貫之而曾子深悉之曾子授子思孟子師之孟子謂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而孟子又謂守約而施博者善道皆一以貫之之道前後相承也易稱乾之德則首

曰元由元而有亨利正元者善之長而四德之總也任乾之事焉乾之數九老陽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任之者元蓋統之以一則事無不治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而身心之治猶是也道必貫之以一蓋以一貫夫三二與一混而不離其德乃全是以一爲長子以專妙用由利用則可以見其致用者由不用則可見藏用之所而身心之本在焉得其所歸則離形數是其所以超詣也

觀身

聖人肇學於未有書契之先河洛所示者易故聖學唯師易而已易兼三才其於卦也則乾爲天坤爲地艮爲人後聖有作用天正者其書首乾而謂之周易用地正者其書首坤而謂之歸藏用人正者其書首艮而謂之連山卦備於六十四而此三者獨爲之宗周易所以明變動不居之妙用歸藏所以秘退藏於密之妙體乾坤成列以生萬物乃有人焉得天地之大全其體其用所以兼備者也爲人則有身矣艮之妙旨所以明夫身也艮爲反身身亦反艮蓋有身則

有向背向陽而背陰向明而背晦於向為動動則身斯顯故有妄則有身於背為止止則身斯泯故無妄則無身有身之身為變體所以與萬物並作無身之身為妙體所以與天地相似妙體止處居之正位無我而與萬物為一變體逐至變而旁行有我而與彼已相辨旁行則易流惟作則觀復不繫有方故旁行而不流以克全眞宰之德常貫三焉乃與妙體融而為一於是所過者化而不為外物之所易用能常止其所而思不出其位亦猶雷風之行而常立不易方

焉正位居體所以藏密是謂神無方而易無體夫易無形埒者也唯平而已平則止偏則行偏生於有見唯見熄則平以平入偏所遇皆平無偏重以留繫乃止於險境之所是以無我此所以艮其背不獲其身由既背境故行其庭不見其人是以其身歸藏而止其所也然則常止其所而不獲其身者唯見熄爲能與於此此象學之所自由有身之身以觀無身之身也大目視之黃中通之而已知識不能及也後學之失失此而已象足以盡易故曰易者象也得此遂可

以忘言而道存目擊矣

觀象

剝者陰勝陽而剝之以至於喪正當是之時用靜則吉故其義取順而止之所以觀象陰勝陽之時動爲群陰之所傷何可以往於是退縮順而止之蓋出則必有外患之時也損之又損剝盡則見獨而其道乃復焉於是向之動足以傷吾性命之情者今反爲善類以奉我魚陰類也貫魚則群陰以序而進在宮以承我之寵蓋剝之爻自剝牀足進而剝牀辨則平昔

之劣其身遞其意者皆剝矣又進則至於剝膚六四艮之初剝膚飢之淺過是則宜不獲其身矣不獲其身斯無私已唯歷不磷涅不緇參萬歲而一成純者固存焉夫至陽無可盡之理坤雖純陰而上六猶龍焉剝極而不可剝者獨存則是爛熟而滌除既盡脫之懲我者衆化爲善類以奉我於是翕受大和之養焉所以然者蓋剝之要在觀象滌除盡始見象見象則是見碩果其所享受如此也以二卦言之一陽在上爲艮之主艮其背不獲其身而大象自示所謂易

者象也易無體是也至神藏乎是是爲天地之照萬物之鑑凡有貌像者於此肖形焉形之所由生也形於此乎顯亦於此乎隱顯以照焉而徹隱以不照焉而昧大象包括萬象而形形形之大者於此乎生是爲碩果觀象有在於碩果故學易之要見象而已以爻言之自遇姤之陰消乾之陽漸進而至於六五極矣乾爲木果陽精結實於上碩果爲結實之大者剝極則見焉窮上反下轉而爲復生於地中又滋長而爲乾焉生乾之實也不食猶所謂不食吾言者謂其

信也以其難信非至明不足以見之故顯言其不食所以使人信之而不疑雖剝膚亦不畏也然則所謂見象者見碩果也夫剝有君子之剝有小人之剝小人之剝六極之備者何所用之君子之剝則與苦其心志者類也其言乃天降大任耳夫死於安樂生於憂患理也亦猶否以閉隔不通而君子以其稟正而明夷則以其利艱正蒙大難以成文王箕子之聖剝之理無以異此然則燕安爲酖毒非上智則處宴安者常不知自警故泰則宜知艱正不爾則無往不復

爲可畏矣。

觀生

聖人之觀其要在剝而又正名曰觀觀之上九觀巳至矣觀其生而止於君子非不善也然特可以無咎而已若虞仲夷逸朱張栁下惠少連之徒皆君子而無咎者也抑又有進乎是者若夫子之無可無不可是矣而所以未能至者盖由志未平也若志平則一視而無偏重偏廢是以無偏蔽謂並觀也觀至於志平則易道無餘蘊矣易無形埒無等而平也志平則

無所不平故無入而不自得而與易爲一此所以待上達故以志未平啟其端焉平則無所復覬矣無黨偏則歸有極之道也

生生

生生之謂易則凡有生者皆易之體也語生生則固應有殺生者矣生生者非他不生者生之也殺生者非他不死者殺之也如是則可以原始反終而知死生之說矣夫物之生皆我體是此未嘗死也彼生者不得不生而化者不得不化此獨不與之俱是亦未

嘗生也太易之體合則渾離則散合而爲一雖入秋
毫亦無有餘散而爲萬雖盈天地間亦無一不足是
生生而凡有生者皆我體也此擅其全而常混彼裂
其偏而暫假也復歸乎生生者果何道哉自顧其志
平與未平耳以平入偏雖偏亦平以偏入平雖平亦
偏彼偏而我平則不見其偏無所不平則何取捨之
有既無取捨則何繫累之有用能常自復於至平之
物生生而此不生化化而此不化參萬歲以成純視
合生爲一體所謂聞道者聞此而已如此則未嘗死

未嘗生之體亦顯然呈露夫易者象也太象無形故易無體無形之形無體之體日呈於前所謂見乃謂之象常止其所而見本體則是長於上古而不老者豈有生化之累哉

戒偏

易無形埒者易之無形由無埒也以其位甚平故平則常復正位是謂皇極今無思無爲特正以無偏重而平是以止其所而復本位故無思無爲也此特唯妙體而已無私身也私身特一物是萬物之一偏也

豈其大體哉。所以然。皆由偏重而有所繫。是以墮於一偏。而有此身。今有思有夢。時正緣有偏重。故常出而繫於所重之處。域於小。已以墮對代。但知貪生而惡死。不悟其倏起倏滅。一何死生之多也。以偏重而有此矣。無暇論是非當否。已知其失則均也。觀之上九。觀其生而志未平。雖曰君子。已偏重而爲人矣。人與人何足以相遠哉。學者切戒於偏重。不得已而出乎此。則當覺。惟覺則偏而知反。自不留繫。不害爲平。若偏而當。雖不失爲君子。終不見易。由不平而不復

正位遂累於有身易之正位無私身者也所謂離形者如此唯平爲能至焉故無作好惡非用適偏而生之人心斯會歸於有極矣而易之可名者以有太極也嘗謂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由兩端而有徵兩端則中之名亦不立兩端可執故中亦謂之執亦因兩端而命之也兩端兼忘則不用而藏密兩端相濟則致用而建中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惟是三者無所不容其德乃大兩端不偏廢亦不偏重則動而時中是善建者一有偏焉重在一方隨而傾矣墮於起

戕豈善建者哉人心惟危微於偏重危斯僨矣於道爲倒所謂善建者無偏重而常立也易與人相差特毫釐間而相去隔霄壤故曰善學易者唯志乎爲能與於此乎而常復正位保合內外之和尊莫尚焉此外又何求哉

絕四

聖人之所絕者四而其指歸乃在於毋我而所謂意也必也固也皆能發有我之機使向而不反身不藏而有我者也是以絕之夫神無方而易無體惟毋我

始復乎太易之眞體復乎眞體則休息於無方之方矣生分辨之識有分辨之識則有一定之是故必有一定之是則執此而不化故固惟其有此所以向於一隅遂至迷復不居正位而有我意識在一隅非大方也艮其背不獲其身是毋我也以艮旣背境豈見其人不見其人所以不出其位斯不獲其身矣有見則意必固相繼而起所以有我有我則囿於形數爲其所推移而易之眞體日益隱矣毋我則正位居體超形越數復歸乎太易非聖人孰能與於此

傳要

堯舜之傳所執者中孔子之傳所貫者一中者位眞君之妙體一者擅眞宰之妙用中所以旁通一所以該萬一得中而藏中得一以應二者本自相資不可偏廢語中則必有一語一亦不離乎中或舉其體或舉其用各適所宜而前聖後聖之傳其致一也所以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唯此而已成湯之建中箕子之會極易之正位禮之中庸是皆以中而旁通也老子之通一孟子之趨一曾子之守約虞舜之惟一是皆

以一而該萬也大本大宗舉在於是不離本宗則旁
貫無窮者皆自源而往者也今於語嘿動靜之際悉
具乎是語也動也人自爲用而彼我則殊嘿也靜也
廢而不用而會歸則一衆人用則不知所自來不用
則不知所如往姑認有用之際乃以變體爲常聖人
則以成位乎其中者爲常用能合與爲同總其樞要
故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進是道者基
於用其究復歸其明歸明於昧蒙以養正常休息於
非變之域則是會百慮於一致冥其殊塗而同歸不出

吾宗常據會要旁貫無外觸類該通而天下之能事畢矣一之所歸初緣人心唯用離之明外向卽境而生焉不知反也而反亦不知由外明內曉不燭所詣遂失其宗而役役外狥以至梏亾逆者審是雖曰動出以應而常反復其道不迷歸宿斯與道心融而爲一而常藏用於中焉則向之所謂人心者化矣此聖傳之至要也謂儒者博而寡要以方是時聖傳既絕所謂儒者博誦廣記唯以多聞相高以是爲儒矣豈未知眞儒者歟

眞博

儒者之學患乎不博至專於博反爲儒者之大患而至於多記損心所得者紙上語徒弊精神則所喪者乃天下之至貴也聖道不在於多學而識特守約而施博耳其要在正位居體而已正位居體則覺覺則通通則貫兼乎大畜小畜之富而所謂前言往行與夫文德凡自此而出者亦復舉積於此也故先歸明於昧冥之以不知涵養滋久及其至也觸類而通由不知而知則至於無所不知蓋知在窮理之際係意

與識猶滯一曲而不知在理已窮之外非意識所及而亦不可為畛域知者人所同而休息於不知者聖所獨造夫不知則兼總而大同矣斯與道心會而不貳至此始為天地之心而無所不包矣夫豈由博詣云乎哉自內而出則正位居體者所以旁行不流自外而入則旁行不流者用能正位居體聖人導人多啓以入道之序如語言偏其反而是乃旁行不流也室是遠而是乃正位居體也堯舜之傳自人心惟危以適偏而旁行至惟精惟一乃能旁行不流如是乃

會於大中斯爲允執厥中是乃正位居體也箕子謂無作好惡遵王道路是亦旁行不流至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亦是正位居體唯孟子先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然後言行天下之大道與夫曠安宅而不居舍正路而不由皆以出之序言之又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則啓後學以入道者亦不廢也正位爲覺覺則無所不通偏位爲迷迷則無所不惑覺無他焉唯在非夢之域以爲常而已非夢之域唯正位爲然故凡言覺者謂正位也凡言迷者

謂迷復也正位一而偏位衆故覺少而迷多然迷悟對辭也非迷則悟非悟則迷苟自省其未離偏位猶用人心乃是長處夢幻而未嘗覺則均爲迷耳豈當甘心於迷而不究哉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故聖學上達與天爲一詣乎此者不分等差分等差者人而巳故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世之所謂是者不過得君子之名而已非者不過得小人之名而已自人道人心而觀之君子小人相去遠矣自聖人之天道言之君子小人雖有間爲累於有身不居正位毋即偏之

危而爲人矣而其轉徙於變幻之域則均也安得不一視之哉中庸懼道之不明不行故於賢不肖智愚所以一視過猶不及也齊之以是非者天道則然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君子猶小況非君子者哉等差之觀皆非合併而爲大唯迷悟則嘗有之故旁行不流者緣不迷而正位居體者由夙悟當正位居體之時是眞覺無覺而所謂迷悟者猶是假途者設耳

能化

域於彼已則七尺之軀奚異於一漚會於本宗則方

求之地并包乎太虛一漚則有起滅太虛豈隨成毀有起滅則有眞妄有眞妄則有是非既離本宗則涉夢幻既涉夢幻無非妄僞非特妄者爲妄雖眞亦妄非特非者爲非雖是亦非刻意而行撑地而處愈用心而愈乖愈用力而愈繳蓋以域於小已不見古人之大體則舉皆幻妄矣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體爲小人養其大體爲大人大人無已休息於非夢之域以爲常而泛應成務則爲變變乃應時之爲常則萬古不動二者既明不繫

一曲則其體與太虛等如是則舉眞與眞同歸一眞
入而無爲是其藏用耳出而有爲是其致用耳用與
不用悉歸妙用體旣有常用亦隨之無有妄者向爲
夢幻今爲一眞大而能化凡爾作用會於本宗舉偏
與正悉爲無妄則優入聖域矣聖也者會身心之所
歸宿者也夫以有患之身爲身以惟危之心爲心雖
深沉之思不輟於心微妙之語不離於口秪益迷耳
唯能化此身復歸於太象化此心復還乎太極身心
俱化本正而末與之俱本末俱眞常無常有均爲大

常斯與易爲一。是其所以爲大聖也。

出入

聖學大全。故利用出入歸諸自然。不事習而無不利。有習則未離一偏。觸機未盡。不見大全。故出入俱滯礙。不可謂利。孔門高弟顏子也。然於離形去智。尚有待。故孔子告以克己復禮。是有己客克者。固不容於不習。有私己矣。豈不待自勝以克之。必若是始能離形去智也。顧其所稟。猶後於空空如也。至鄙夫無所待。而本自離形去智。可以一言而悟。叩兩端使灼見

焉則聖學於是乎竭矣奚事習而以中庸爲可能哉降此必困於隱顯之相勝而蔽焉雖使智者亦於此大迷不能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會不見天人本一而隱顯本無二也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謂之眞人了知天人本一而不爲隱顯所勝則出入皆一矣何不利之有脫爲隱顯所勝則隨其所見而致力焉習於實有者蔽於實有而不見夫空無即實有習於空無者蔽於空無而不見夫實有即空無支而爲二則冰

岸不相入矣易稱易無思也無爲也又曰易無體而又有謂易無形埒人知遠求易於氣形質未兆之先而不知近取諸身則易已具於屈信往來之頃今無思無爲之時由不出吾宗與易奚有二哉此時即無形無體爲非夢之域是乃易不可見之時所謂空無如此而已及有思有爲則心跡呈露於是有形有體爲有夢之域是乃太一分爲天地之時所謂實有如此而已一屈而無天地混冥而萬事銷亾所謂乾坤毀者於此見也一信而有兩儀生而四象立所謂乾

坤成列者亦於此見矣雖積至巧歷不能計均不離此數耳一屈而藏一信而著乾坤之成毀不離俄頃之久造乎此則自一屈信而觀往來可以盡乾坤之成毀庸有微而不顯者哉如此則隱不得以勝顯顯不得以勝隱而相蔽焉隱不得以勝顯則顯常藏於隱吾見隱即顯也顯不得以勝隱則隱常彰於顯吾見顯即隱也隱顯不異則精神常一終日如愚蒙以養正兩端混合包括無外自此析而爲萬無非兩兩相合要可一以貫之則理窮義存而心性俱盡矣李

何偏蔽者。不探其本。故習空無者。出而之有。則昧麗著之機。而每艱於出。習實有者。入而之無。則失本宗之旨。而每艱於入。此天人所以判。而大全所以裂也。自天之人。謂之出。則垢淨相遼絕。而不諭神奇臭腐之更化。由淨而入垢則穢。安知垢淨本是私見。自人之天。謂之入。則有爲無爲相矛盾。而不諭或使莫爲皆一曲。由有爲而入無爲則戾。安知有爲無爲本是卷舒。唯空空然者。亢有大受。空空之際。盡有天循有照。但叩兩端。遂無餘蘊。不然者。由天而出。則當觀盡。

垢淨本是私見。然後於出爲無礙。由人而入。則當觀盡有爲無爲。本是卷舒。然後於入得所歸。觀至此矣。回視前之所尚。悉爲芻狗。要必至兩端一貫。斯爲大全。而得游心之常。而出入無疾矣。然出入無疾於復首言之。則出入俱無害者。非得大全何以至此。抑亦見知道者。必先詣本宗之奧。有地雷復以見天地之心。則天雷爲無妄。而不失彝倫之序。斯全大法矣

習坎 附

離。麗也。南方應接之地也。其患常在著。諸有坎。陷也。

北方空虛之所也其患常在溺諸無患著諸有釋有而之無則又溺於空而有不能出之患惟內明乃能閒習以出險故坎獨以習爲稱而以出險不陷爲善也水與月皆坎象月者水之精也水者月之類也故明取諸月月坤體坤之光變乾爲離乾亦變坤爲坎故曰常用坤之光月常歸坤之明明歸則水之德全方歸其明固已習諸月及出乎險又以習諸水月與水皆積習然後其德乃全惟理有出於積習故曰就月將濬哲而睿乃燭妙理是以剛而不陷非明其孰

能之乎於以通乎晝夜一其隱顯觀垢淨之出於私見觀有爲無爲之存乎卷舒則不滯一曲常蹈大方斯皆出險不陷之道也不陷由剛剛由明而明又由習此坎所獨稱習也

讀文中子

嗚呼人之難知也久矣抑又省之非人之難知蓋道之難明也道苟明則不逃乎哲鑑奚患於難知質其言而白黑已判矣曩讀河汾王先生書淺然以諸子處之見其言而未見其道則亦未能悉其言而詰其

所造非諸子也此豈王先生之未至乃愚之未諭也迨浸歷聖域稍自見其在我者不約而契矣述之於文已成編秩一日偶有中說當前因閑寓目適見李靖問道而王先生之荅與董常聞而詭之者顧與愚學適相符合驚愕久之始思先生自謂千載而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避而以董常爲顏子之流斷不誣矣夫仲尼之業其入道也始於蓍之德圓卦之德方以悟藏密之旨故申之以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探河洛之妙則堯舜之

執中箕子之會極脗然自契矣若王先生者端紹前聖之緒可謂精於河洛之圖書與箕子之洪範者也其言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其藏在反一無跡之所是深諭龍蛇之蟄以存身之奧而其藏爲密棲身心於一貫則天人會矣死生一矣與物而來來者自造與物而去去者自化造化皆自吾之至一故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矣噫後之名儒雖持聰明乃以多學而識不復回顧以契一以貫之之旨則學愈多去道愈遠以多學而識者滯於末也一以貫之者

達乎本也本常兼末以統於萬末不能兼本遂失其宗既失其宗卒爲虛文不堪實用以用主於一不容於貳貳則人之所治安能治人益末愈盛則本愈衰文愈有餘則用愈不足以離本愈遠而背馳日甚也要所以運動樞極財成天地者惟一爲貫三而其體常混幹造化於妙用非天下之至精合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晚始得王先生信能紹仲尼之業抑知聖道更五百年必一大明於天下不爾則天地何賴焉自孔子没周道衰至秦極矣黃石眞人以守微

之道傳於漢已而歷魏晉滋以權詭相傾此風益扇聖道掃迹王先生講道河汾爲有唐育非常之材雖去聖人之世前後相望不無小差要之皆不遠五百之數嗚呼文中子堙鬱有年矣和璧沉埋必有泣血以相明因讀其書痛惜其流於諸子仍信孟子嘗述五百之數果不虛也噫道不遠人悟焉則至大哉一乎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若王先生者可謂不惑於殊途而獨據同歸之會要非應休期而號先覺者其孰能與於此